



陶菴集
四

疏啓書義
啓書

共廿五

~ 16
2325
4



和
2325
卷
25-4



陶菴先生集卷七目錄

疏

辭大司憲疏

辭大提學疏

再疏

奔問歸時疏

辭左尹疏

辭大司憲疏

胥命後請同被罪譴疏

辭大司憲疏



辭大司憲疏

辭元子輔養官疏

再疏

三疏

東宮冊禮時進詣廣州辭吏曹參判疏

辭判尹疏

辭本兼諸職疏

別諭後疏

不赴 召命請謹疏

別諭後辭免疏

啓

獻納時因 嚴批避嫌啓

同副承旨時覆逆啓

陶菴先生集卷七

疏三

辭大司憲疏

丙午

伏以臣自解銓職稍安私分竊幸肖翹之微得與涵
 育之盛不意 除旨絡續自南宮而又憲司矣臣既
 逋 命在野壞廢之罪無職不然願言責至重尤不
 可一日虛假循省蹶躅無所容措伏聞日昨筵中以
 賤臣去就猥煩 睿念反復開諭委曲懇惻至 命
 臣內舅領府事臣閔鎮遠以私勸諭使即上來者承
 命震駭五情失守涕泣徊徨彌日不定噫檮櫟散材



自合朽棄鳧鴈去來不足輕重惟天地至仁無一物之或遺薰沐陶鎔必欲備諸器使之末此於敵以下猶感激欲死况得之於君父之尊乎臣雖頑如木石豈無奮勵之意然而可進而進爲恭不可進而進爲不恭竊嘗聞君子之教矣臣請略暴肝膈以聽聖慈之矜察焉臣之去就本末已陳於去夏一疏今殿下俯問臣母年幾何此又千古曠絕之恩在於賤分豈不逾濫而區區情理則蓋已蒙鑑照矣臣立朝數十年不能以祿養只欲菽水相守以無傷厥志苟非窮苦迫切之甚豈肯爲此臣之爲終養之請

實在庚寅今之去庚寅已幾許年矣崦嵫光景日以寢薄孝有不及昔人所悲臣於是時卒然變其所守以奔鶩乎榮利則此爲何狀人也宋臣范鎮之辭召命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今臣所執雖殊去就之義則近之矣至於爲先朝効力之教九頓莊誦不覺聲淚俱發臣於庚子國挽有莫報天高大虛論日短長之句此臣平生痛切語也追先帝報陛下臣豈獨無是心哉願豐負淡重才力淺短終無可以息補者耳殿下以史役責勉使臣真有摹天畫日之能恐不足以塞此

隋書卷之七
大愆既知其不能而猶且冒昧進身則其所自效已非無所爲而爲憑文字之小技壞進退之大防臣不忍爲也若臣學術之滅裂不待臣自陳臣嘗一遭呈身於侍講之列矣雖其憂愛之誠根於秉彝而言議迂戇無一可採一言而爲智爲不智則天日之明何所不燭漆雕開之仕其小大不可知而吾斯未信聖人悅其篤志君德成就之責其大何如臣敢自信而妄進乎士生斯世惟出處兩端出則夷險燥濕各盡其職不能則處而已今臣去就祇當論其可出與不可出豈可先就職事自存界限有若巧占便宜者哉

殿下憐臣愚迷開其可進之路以臣愚見只見其不可進而已爲忠爲孝或有時而相奪分義廉義隨所在而兩盡雖以君相曉喻之勤摯而猶不知變動跼蹐天地此何人哉惟有乞此不肖之身杜門終養沒齒省譽上之裨聖朝以孝爲理之化下之爲人臣懷私廢公之戒此爲臣自伸之道幸殿下哀而許之臣雖枯死畎畝與有榮矣如其不然亦宜亟加威罰以彰其慢無令恩命屑越職務曠弛是又臣之幸也惟聖明之裁處焉臣於禍釁流離之餘迷違先壠頃趨冷節一番展省而歸途觸冒雨霧宿患

風痺胃腕之證一時陡劇委仆床簀昏不省事日試鍼灸僅有一分生意今始力疾陳籲稽緩之罪尤萬萬難贖矣臣無任涕泣震越席蓐埃命之至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陳病乞解猥荷調理之諭曾未逾日忽有三館除命此是臣昨年叨竊而旋獲鞶帶之褫者一之已忝其可再乎慚惶震越莫知所措臣不暇申暴萬萬不似之實目今東朝議號已有定期館閣理宜備員臣之所帶提學亦以在外見遞况進乎此者乎朝家舉措已不茆苟艱而區區辭受又何異萬

與十萬哉臣之入於薦中非以臣可堪直承乏充數以佐下風而越例恩點大出公議之外尋常除拜固不以望次爲拘而若是職則非首薦準點而得除者絕無行公豈不以地望清峻其自處不可苟也耶前乎臣者雖以不文自引而此是從昔哲匠鴻儒之所同辭實則惟次點一欵爲嫌耳以至五十違召而殿下終亦不之強焉臣何獨弁髦古例以重爲館閣羞哉况臣負釁自廢粵自先朝中間過幾多歲月入幾多文字說幾多廉義一朝臨高華之選僂冒沒受却則此爲何如人也近來風頽俗靡廉節都壞而

猶未有此一流耳臣固自待之輕而亦不忍身啓此
弊爲一世嗤罵也繼伏承承政院有旨十行 恩諭
丁寧肅溫有非賤陋所當堪忍其反復開曉於君親
忠孝之際者至爲懇惻臣雖愚迷寧不感激九頓三
復涕汗被面嗚呼臣出身數十年不能以祿養啜菽
飲水相守晨昏惟 三朝曲遂之德是賴而疏節微
行亦未能自盡多病沉年只令老母憂念不孝無狀
未有臣比更將何物移以事君然而犬馬常性天賦
同然身外心內古人先獲臣安敢若是愆哉第臣亦
嘗聞君子之教矣君臣常分截然若天地死生夷險

惟命是從而至於榮爵辭受之際着得一箇義字以
故可進而進不可進而不進均謂之恭矣臣之不可
進旣如彼而徒以聞 命趨走爲忠則豈不重得罪
於君子乎此臣所以寧被違慢之誅不敢以一身進
退累 聖朝風化也然 君父有命而頑然若無聽
無聞者眞木石之不若矣國有常憲 殿下亦安得
屢赦今茲圈點專爲盛典事體嚴重臣豈不知而
殿下以是職 召臣臣則有虞人之死而已虛辱
恩命罪尤萬死惟惴惴然日俟斧鉞之加而期日已
迫矣變通之舉又烏可少緩伏乞 聖慈上念國體

下鑑微衷即日遞改回授在朝之賢仍勸臣前後辜
負以爲人臣蔑分孤 恩者之戒千萬幸甚臣急於
控籲力疾草疏神昏氣促語無倫脊益增戰恐臣無
任席藁涕泣瞻天祈望之至

再疏

伏以臣自叨匪據惶實罔措力疾治疏即日控籲而
縣道褫傳自爾遲淹 矜允之音日夕顛俟及奉
聖批不惟不準所請開示愚迷委曲丁寧令臣作速
上來臣踟躕高厚五情震蕩不覺涕汗之交下噫前
之十行 別諭今之齋日賜答俱是曠絕之 恩數

聖意雖有所重賤分其敢自安以臣庸陋叨逢盛典
實爲至榮况繫矩之 教萬萬惶恐豈不欲仰體
睿念而顧人臣去就自有一箇義字祇當論其可進
與不可進既不可進則職事輕重尚奚暇論况天下
萬事焉有枉已而可爲者哉臣之負釁自廢蓋久矣
除命一下上自朝紳下至輿僮莫不指爲虛窠臣之
不可仕固已見信於一世而獨 殿下未之察耳人
雖至愚自知則明臣既知其萬萬不似則誠不敢以
虛爲實以無爲有以罔我 聖明聖明之過賜褒假
不亦羞當世之士哉至若次點當褫之實已悉於前

矣藝苑儲望自有其人朝堂會圜公議攸歸而越例
誤授生出許多窒碍臨急督迫必欲充一日之用議
號事體何等嚴重其可若是其苟艱而國家之置文
衡豈宜使然哉設令臣今日應 命明日還鄉復以
大提學自居矣奉 令承教雖幸無罪世之持清議
者將謂臣去就何如也抑臣竊有所慨然者君臣之
分截然若天地宜若有命輒承而進退之際惟義是
視故下而累違命而不爲傲上而不奪志而不爲詘
此爲通志成物之道矣今 殿下之待羣下仁意固
曲摯而每於徑窄難轉處輒欲束縛而馳驟之使不

得全其去就臣若喪失素守遵奉 聖旨則廉節壞
矣臣若頑如木石無所變動則分義虧矣分義之虧
罪止臣身廉節之壞辱及朝廷臣已反復較絜而知
所處矣臣縱不能陳善責難納吾 君於無過何忍
以一身進退導成 君父之過以上累 聖世之風
化哉惟願速被誅罰以彰孤 恩蔑義之罪而已緝
儀隔宵事機迫急勢不及付籲縣門敢使家僮直呈
政院僭徼之罪益無所逃伏乞 聖明將臣三館之
職劄卽變通仍將臣辜犯重賜勘正則臣雖滅死亦
無憾矣臣無任席藁胥 命之至

奔問歸時疏

戊申

伏以臣自聞國有逆變倉皇進詣城外竊附奔問之義而本來負釁自廢重以罪名未勘不敢自殊於譴黜諸臣控籲非時迄此縮伏矣乃者都門解嚴嶺捷繼至其爲歡忻不可勝言念臣乞身歸養幾二十年矣臣母年近八耄氣息慄慄憂畏成疾思戀日切以臣情理實無許久離違之勢而卽聞泄痢眩瞶之證增劇方寸焦熬未忍少淹不得不陳疏徑歸臣罪大矣伏乞 聖慈先削臣爵秩重賜勘處嗚呼今茲凶逆自有君臣以來未之有者亂變之作一至此極誠

若莫之奈何然所恃以挽回者惟 殿下一心耳唐宗之言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臣愚謂斯二者皆易去人主私意難以 殿下之英睿痛自省檢亟將過嫌小惠諸般私智一切打疊去了處之以至正至大則天理自明人心自正不惟永消禍亂之萌可以真見蕩平之福苟非然者臣恐國事無可爲矣今日世道都是私慾窠子而衣之以文具三百年宗社安於其上嗚呼岌岌殆哉天降之亂豈欲警動增益我 殿下耶危虞方集善端易萌興喪一判好機難追朱子曰內修外攘譬如直內方外未有內不

降者先生集卷十
直而外方之理深願 殿下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
色貨利爲至戒勿以小勝而遽生侈大之念勿以暫
安而少弛綢繆之圖知爲君之難而毋欲人之莫予
違廓開言路廣集衆善以爲回否勘亂之基焉且伏
念有食而後有民有民而後有國方今都民赤立八
方廢農無食無民何以爲國言念及此心膽墮地上
自乘輿服御之屬大加剋損下至宮帑無名之財悉
歸有司大帛大布以身先下一如衛文處漕之時則
是亦鞏固民心迓續天命之一大機也愚衷惓惓不
能自己略此附陳倘蒙 聖明虛心垂察不以人廢

言國家幸甚臣無任激切惶隕之至

辭左尹疏 庚戌

伏以臣罪惡通天奄失所恃理宜滅死而苟存視息
乃者數年之間惡逆潛逞震鬯無主臣固綴綴無生
人之意而每念 宗國中夜涕泗 大行王大妃又
棄臣民如喪之痛八域咸均伏惟 聖上悲哀內鑠
危憂外集縱幸百靈交佑天和不愆而羣下憂慮曷
有其極臣喪制甫畢 聖恩隨加一旬之內游被
除命茲蓋 宸慈曲覆不忍棄舊物焉爾臣少小通
籍敷歷踰涯雖中間屏退未能效服勤之義每除書

隋書先生集卷之七
之下母子相對感祝天私今焉已矣誰與爲榮拊心
摧隕夫復何言仍念臣猥蒙 三朝大恩俾遂終養
之願而緣臣無實盜名坐速禍機凶言叵測幾陷湛
滅卒使老母驚駭怵迫不能安於郊廬棲遑道路若
窮人無歸病而醫藥不能盡情歿而殯殮不能如禮
永負極天之德仍爲沒身之恨還顧平生忠孝俱失
俯仰廓然此何人哉臣之釁廢積有年所去就之節
今無可論加以哀苦餘喘朝夕且盡豈有他念可及
世事第有崩迫衷情不得不仰陳者目今爲判尹者
萬手所指而於臣私義又可忍耶此其勢不容並立

舉國誰不知之是特 殿下一切付之先天時議又
方裝成一箇汨董世界以至此耳然而以臣所聞君
臣父子之大倫大義根於天理結於人心亘萬古而
不可滅者也臣禍家子弟處義又別一日非所處而
處焉則無論仕與不仕其傷倫敗義莫是爲大其敢
自安於心乎竊悼夫何故不死以此身重爲世教之
害也伏乞 聖明憐而察之亟許臣刊名仕籍畢命
田野使 聖世無不得其所之一物實 天地父母
之惠也臣無任涕泣哀懇之至

辭大司憲疏

辛亥

隆者先生集卷之七
伏以臣癯疾支離息偃床席殆非陽界上物特以名
不去於仕籍之中銓曹謬擬宿踐 聖上復收舊物
除書駟 召榮動窮廬循省兢蹙靡所容措夫栢府
之長爲職至重法網之所由廢張風教之所由汙隆
臣粵自 先朝叨竊非一二間或造朝而不曾一日
行公雖其屏退有素蓋亦自知其不稱耳見今哀疚
餘喘朝夕慄慄閱歷萬變形存心死豈有一分氣力
可能堪承且念頃年臺臣舉臣乙巳疏以無倫斥之
臣不敢知指意何居而時議之崢嶸可知非 聖慈
寬庇幾乎不免矣向臣所陳蓋嘗感激補不逮之

隆旨以竊附格君之義其愚妄甚矣 殿下不惟不
罪至 教之以銘諸座右褒嘉賤臣非不盛矣而以
殿下發於心而見於政者觀之曾未有一見施者此
實臣忠信不能素孚精神又無足以感發者爾每一
念至拊心慚惶不敢以苟免罪譴爲幸矣藉令臣在
朝供仕其言論見識只是舊時人物 殿下亦既知
其無用如此而復畀之以言責者何也苟以臣積釁
自廢姑假以官銜非責以職事則又惡在國家設官
授職之意臣於是反覆思惟誠莫知其所以也願臣
疾勢日以沉劇去死僅毫髮耳自被是 命上懼

恩私俯愧職名冰火交中若添一病晝不能食夜不能寐
深恐一朝溘然永作不瞑之鬼茲敢冒昧哀籲於
仁覆之下伏乞 聖明特垂矜諒亟賜鑄遞仍
令勿復檢舉於言議之地許臣自放田野任便調治
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無任屏營懇祈之至

胥

命後請同被罪譴疏

壬子

伏以臣竊伏田里隔遠城闔晚始得聞 聖教非常
駭怖震越不敢自安於私次扶舁病軀待勘江郊卒
又隨諸臣之後泥首於金吾門外者月有餘矣昨者
處分乃下以臣從前不仕特貫其罪臣且惶且感涕

汗交瀉夫不赴 國祥者臣也不即胥 命者臣也
始初 筵教雖於賤臣曲加恕諒而臣固不敢自殊
於人及今諸臣被罪而臣獨免焉顧諸初心既甚刺
謬揆以國典豈不乖錯臣之不仕只是病痼情蹙轉
成廢蟄本非有高蹈勇退之節而數十年積逋之罪
又是諸臣所未有者則理當先諸臣而被勘矣以罪
爲恩回威爲榮是豈臣賤分之所當得也嗚呼臣等
事 君無狀不能自盡臣子之節致令 至尊過勤
誨責辭旨之間屢失其平臣等之罪實萬萬難贖矣
殿下之教每曰只知有時象不知有 君父在 殿

下則言之甚易而爲人臣得此 教者何以自措於天地之間乎使臣一體被勘固無可言臣旣被格外之恩數矣抱此慄慄憂懣之私安敢自阻於仁明之聽乎臣竊聞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而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其事之也或無犯而有隱或有犯而無隱就養則有有方無方之別故父有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者恩也君有過三諫而不聽則去者義也今以 國恤國祥事言之先賢所處已有陳列於奏牘者矣爲子者雖悖惡無道豈有不奔親喪者乎又豈有不與大小祥者乎於此觀之亦

可以見理一分殊之實也今 殿下輒以子之道責之於臣不獨此事爲然循是以往其將有順而無違有從而無去此豈理也哉語曰君臣之義何可廢也而其下又系之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程子又釋義之一字曰雖不潔身而亂倫亦非徇利而忘義先正臣李滉亦曰當進而進者爲恭不當進而不進者亦恭也噫微此道理則分義二字其將壞却天下名節矣大學曰爲人臣止於敬不曰忠而曰敬者其義可見所謂敬者卽孟子所謂陳善閉邪與夫非仁義不敢陳者也此是忠之大者而 殿下乃責之以婦

附錄先生集卷之十一
寺之道羣下又承之以細人之愛上下相循輾轉膠
固殆近於孔子所謂莫予違者而 殿下不此之憂
但以時象爲憂者何也時象二字臣不敢知何說豈
殿下惡言黨字稍變其名歟時象有治有亂有好有
不好黨有君子之黨亦有小人之黨俱不可滾成一
團而 殿下不問是非不分枉直徒欲以時象二字
把持而馳驟之使羣下開口不得轉身不得是不幾
於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亡人之國者耶臣又竊
聞 殿下慨然有意於諸葛之治 皇朝之法至舉
鼂錯朝衣東市之事不識有諸以臣所聞孔子之告

康子曰子之爲政焉用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而已 殿下仁聖臣固知決無是事
然假令 殿下直加臣等以大不敬之誅今日廷臣
其能有立殿陛爭之者乎古之君子匡君之過今之
君子成君之過 殿下盍亦自慎之哉臣猥蒙 恩
宥今方退歸而寸心耿耿銷鑠不得臨紙輸瀉言不
知裁蓋亦粗效事君之義耳伏惟 聖明憐其愚而
察其忠仍將臣身同賜重勘不勝幸甚臣無任戰懼
俟 命之至

辭大司憲疏

疏

伏以臣於屏伏惶實之中猥叨憲職敢將辭本仰請
譴罰而 溫批又降謂臣過辭令臣從速上來益復
兢蹙不知所出臣既有妄言之咎復有瘕曠之罪其
所控籲固不暇乎他說而 殿下乃寬假而不之許
則抱此衷懇安敢終自阻於 仁覆之下哉向來鄉
儒之疏真是世間事無不有者雖 聖明痛斥其謬
妄而緣臣無實盜名至使猥屑之言上溷 崇聽此
臣之罪也慚駭震慄何所自措天之生物蓋莫非仁
也而必主乎虧盈而益謙父之愛子非不欲善也而
每懼其過分而招殃 殿下之於臣亦猶是也臣雖

迷甚寧不感泣况廉介二字發於 批教之間有以
見 大聖人不遺小善之量而顧臣立朝本末元無
可見豈指其屏退一節而言耶私心悚慙尤不可勝
言然臣亦得因是而竭其說矣臣之屏退非有他端
只是中年病廢又粗知無能竊祿之爲可羞耳夫職
曰天職祿曰天祿非苟以榮其人而已臣縱不欲竊
祿亦不免竊官矣在朝而竊祿猶不可在野而竊官
其可乎使臣在朝雖不免素餐猶或有筋力自效之
地今則清官美職無事安坐而得之其爲罪殆有浮
於竊祿矣古之人又或有身外心內不忘宗國者臣

亦世臣豈獨無是心哉惟其出處跡殊語默義別間於身遑輦下之日輒貢微忠而言議疎愚都無足取只當泯默自守以畢其私義而已既不能仕又不能言而反顧其身職名自如中夜以思若隕淵谷國家設官之意人臣事君之義豈亶如此而已哉然臣自廢非一日之積 聖明亦俯恕之矣前之幸遭重譴後之誤被 睿獎盖以屏退一節耳如是而輒敢以趨 命爲恭苟然爲竊祿之圖則舉世以臣爲何如人也 殿下亦以臣爲何如人也 殿下非不知如此而猶且曲加收錄屢辱 恩除者特以其一物之

未忍全棄 德意藹然臣豈不仰體也但其大小官職一畀臣身僂成曠廢於臣則榮而於國何益自昔人臣乞退而得其君許之者多矣彼仕者猶如此臣則退已久矣與其虛糜以官職曷若許遂其所守是雖賤臣去就之微而在 聖朝未必不爲務實勵廉之一助也傳曰惟聖人爲能通天下之志又曰君子成人之美 殿下於此數語淡畱 聖意則所以終始玉成於臣者不待臣辭之畢矣伏願 聖明特賜矜察先遞臣見職使臣自放於田間涵泳 聖渥以卒餘齒不勝大幸臣無任齋心祈扣之至

辭大司憲疏 甲寅

伏以臣自五月初偶患暴泄之證一日之內殆不勝算如是者幾旬餘而忽變爲痢或劇或歇奄至四朔之久臣本尪殘衰落不病而人猶危之以此氣力積困毒疾去死蓋絲髮間耳不意此際乃有憲長新命臣於床席昏昏之中不覺感激涕泣極欲起身加服祇拜 諭旨而終莫之能瞻望禁闈精爽飛越念臣昨年春猥叨見職伏承譴遞之 命辭旨嚴重有非臣子所敢聞者論其辜犯豈止解免而 聖慈曲庇以罪爲恩於臣賤分僥濫已多而包荒之德猶不

欲終棄復還宿趼今則至再矣不知無狀如臣何以得此於 聖明也向者辭本之上輒格喉司中間銓職之解亦煩病狀抱此憫塞無所因極竊聞縣道之禁纔解未死之前庶可以一暴區區矣噫爲人臣而樹黨以上貽 至尊防微之憂此其罪滅身湛宗而有餘矣臣之屏退已數十年所性拙而跡躋門衰而形單塊伏窮山與世相遠似無足以自速大戾者獨其憂愛一念銷鑠不得往往狂疎之言猶若未忍於忘世臣固自知其愚而亦不自意輾轉屢騰於鄉牘臺章之間以至於此是固臣之不幸然苟究其故豈

非臣事君不忠行已不信有以致然也臣自承此教以來寢驚寤標五情失守忽忽若無生兩歲如一日矣雖 聖度天大收錄如故心事未白蚌咎至淡今又疾病漸頓死亡無日恐不免為辜 恩負罪之鬼撫躬悲悼尚復何言臣雖昏無省覺而亦知瘵曠為罪一息未泯宜不敢虛帶略陳哀籲語無倫脊伏乞 聖明特垂憐察亟解臣新授職名仍 命攸司重勘臣罪使垂死之喘安其本分則實終始生成之惠也臣無任惶怖震越之至

辭 元子輔養官疏 乙卯

伏以癘廢賤臣屏伏荒野其於世事茫無聞識惟我聖嗣岐嶷日進 玉質卓異中外傳誦莫不欣聳臣何幸須臾無死得覩斯慶區區竊不勝愛戴之忱矣乃於千萬意象之外授臣以輔養官 恩諭特下趣令上來臣承 命震惶五內失守誠莫知何以措身也臣竊聞輔養之設實惟先正臣趙光祖所建白而其言曰宜擇宰相中有賢德者使之親近薰陶以成德性其選蓋至難自是以往居此任者名臣大儒皆可歷數臣是何人敢膺是 命夫蒙養之方以豫為主古人胎教之外擇阿保居先而擇之之術必曰寬

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雖阿保之微猶且如此况以輔養爲官而責之以作聖之功耶如臣庸愚內自循省其於古人所求於阿保者亦無一二近似者則其何敢猥當 聖朝賢德之選以累 殿下則哲之明哉至於往事不必追嫌此任豈可久曠 聖教所以慰諭敦迫出於常倫臣雖冥頑豈不感激惟茲職任之萬萬不似有辱名器祇願亟行刊汰無久駭四方之聽聞而已賤臣去就之義尙何可遽陳哉臣經夏毒疾一息如綫數行文字亦不能自力縮伏多日今始號顛伏乞 聖慈俯察微悃卽收成 命

回授可堪之人使公體增重私分獲安不勝大幸臣無任戰恐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猥叨匪據之任敢暴難冒之情意謂日月之明無所遺照鞶帶之褫不埃終朝及奉 批旨大違所圖慰撫敦勉愈往愈渥有非賤分所可堪承且惶且感罔知攸處至於寥寥已久復設何遲之 教奉讀以還一悲一喜殆不能成懷然以臣愚見設官非急得人爲難周官之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殿下於此或未之深思耶在昔是官之設不獨爲薰陶德

性兼有講學一節今則無所事而惟時時瞻望而已
蓋當冲眇之年良心真切無他外誘培植於有知之
初感通於無言之中是則是有此理顧其事微妙自
非誠心積內德華發外者未可以與此乃 殿下不
少難慎舉而責之於如臣愚陋竊恐輔養之有其名
而無其實也 聖朝早諭之方豈若是其疎略哉然
此則但就職事上言耳若臣區區去就之義實有不
可苟焉者臣之奉身屏退于今二十有餘載國人皆
知其已退矣今於遲暮之境喪失素守貪戀新榮進
而無所爲退而無可據不惟臣心竊自愧忸 殿下

亦以臣爲何如人也輔儲之法只是親近有德不使
見不正而已今臣廉義大防虧缺若此則其爲不正
大矣惟當斥去之不暇何可使之一日親近於左右
哉臣之不可冒進於此而益較然矣 殿下既知臣
不可進而猶復曠日虛糜畢竟雖重加誅於臣於國
事何益莫若早爲之變通在 聖上爲不枉人志之
德於微臣免久瘵天職之誅以公以私豈不兩便而
俱得乎伏願 聖明深惟事宜曲察情悃亟 允所
請改授其人千萬幸甚臣無任惶隕俟 命之至

三疏

伏以臣久違 恩召再煩顯章自知罪戾在法罔赦
乃蒙 聖度天大不加誅罰 批諭諄諄開示愚迷
責之以勿復過辭臣於是兢惶感激涕汗如瀉噫臣
之立朝本末業已 淵鑑之所洞燭出自科目意在
祿仕不幸嬰釁抱疾引分自廢輾轉以至于此耳臣
雖愚昧安敢妄自擬於山林高蹈之士哉然竊嘗聞
朱子曰士大夫辭受出處不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
處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臣之不敢苟然於去就者
實亦有所受矣使臣一進而於國家有毫分利益則
區區去就亦何足自恤而臣既自知其不能則惟有

守得一退字庶或爲不報之報耿耿此心天日可質
蓋自屏退以來大小除拜一切辭避入了幾多文字
過了幾多歲月顧今所叨責任之重位望之隆視他
職何如而下梢却冒昧承受豈有如許道理人臣行
已出處爲大此而不審則其身已不正矣臣之不敢
以不正進者不獨爲風俗盛衰亦恐上累養正之道
殿下試思及此或不以臣辭爲過也况臣廢疾癯陋
之形雖不敢縷陳而目下胃脘之證尤屬危惡頑痰
滿腹上下無常一日之內叫絕者數宛轉床第氣息
奄奄雖欲強起趨 命其路末由自念積年熬憂之

餘獲遭嘉會一瞻 玉質豈獨無此願而情病俱劇
莫之自效撫躬悼歎尚何言哉伏聞相見禮有備員
舉行之 命兩臣亦既齊會矣苟或緣臣一人之擻
推致令盛儀稽遲則豈不大有損於國體乎非不知
屢瀆之爲可懼而又不取不疾聲陳聞冀賜變通伏
乞 聖慈天地父母俯察哀懇卽許遞改以幸公私
臣於治疏將上之際伏見舉行條件筵中有催促之
教而有司亦既涓吉矣臣之衷臆已畢陳於右實無
一分蠢動之勢孤 恩慢命死有餘責惟恭俟鈇鉞
之加而已且伏聞日昨 聖祖影幘移奉時在外諸

臣不參陪從皆被拿處而臣則猥以班資入於間備
之中震悚戰恐尤不知所措辜犯層積有不容倖逭
并令攸司重賜勘正使邦憲舉而賤分安不勝大願
臣無任席藁胥 命之至

東宮冊禮時進詣廣州辭吏曹參判疏 丙辰

伏以 元良定號受冊在卽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
休實基於斯凡厥含生之類孰不歡欣蹈舞臣於前
秋猥叨輔養之任揆分量力萬萬難堪再三瀆擾迷
不知止畢竟 體下之仁曲賜許副匪怒之 教旣
肅且溫惶隕之中感戴如天念臣身嬰痼疾二三年

陶菴先生集卷十一
來長在床褥經冬調攝獲尋生道自頂至踵何莫非
造化之力臣之先祖遺祠在於嶺南常欲及此未死
之前一瞻真像以慰私情適當向暄之節又值無職
之時欲爲乘間往還之圖不量筋力率意登程乃於
二月旬後到尚州地重感時令宿患諸證乘虛盡作
出入人鬼關頭者幾二十餘日中間有秋部 除旨
所當聞 命即旋而僵臥旅次無計起動泯默虛帶
徒增罪戾竊想冊封期日不遠臣旣曾廁宮僚之列
雖未能一番進見而區區愛戴之誠自倍於人一息
未泯必欲進伏近京之地以爲承聞禮成之計俟得

少間寸寸昇還一日趨程輒致增旒又不免費了日
子今日始抵廣州境投身村舍奄奄欲絕臣旣無由
致身於廷賀之末則祇得與村婦野老交抃於路而
若其闕禮廢分之罪有不可勝贖者矣來此之後又
伏聞日昨政移授天官佐貳臣罪旣大 聖恩愈渥
感激隕越何所容措臣方急於請譴冒入文字而病
中神思昏罔語不成次去就辭受之義有不敢論者
矣伏乞 聖慈特垂鑑諒先削臣職名重勘臣罪負
以礪臣節以安賤分千萬幸甚臣無任席藁俟 命
之至

辭判尹疏 己未
新除授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臣李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屏伏窮山疾病摧落無復有當世之念久矣乃者伏奉本月六日 教旨以臣爲資憲大夫不數日而又 除臣漢城府判尹者臣仰戴隆渥俯省微分惶駭悚慄莫知所措伏聞 聖上粹有萬萬非常之 教舉國震盪傾朝力請幸而不日反汗此誠 宗社無疆之休嗚呼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者孔子以爲一言而喪邦言而猶若此何 殿下之爲此舉也過

而速改雖復於無過而殊不知一番過舉國勢人心又落下幾十百丈 殿下何其不自重至此臣於慶抃之中亦不敢少弛 宗國之憂也此時賤臣官爵辭受之節有不暇論者泯默遲回遽踰旬日而顧念所被 恩資終未見有可受之義旣無可受之義又不容不冒昧一陳臣竊觀近日政目某人今加某資大抵曰尙功也曰尙齒也臣則於是二者一無當焉是或以久次論者而所謂久次者必內而奔走夙夜外而宣力四方是亦同歸於尙功之科而臣於此又無一焉則其將以何說而受之也臣卽田野之一逋

臣其得追誅罰實惟 累朝曲遂之大德而跡其平生無一報答清官美職從容辭遜安坐而得之此固臣之大罪而支離不死閱歷百變卒又濫竊八座之崇秩有乖素心重誤 國恩撫躬慚恨夫復何言 聖教中知其文具而不爲之者卽是真實的當道理苟於此淡畱 睿思則三褫之恩或不待於終朝此臣所以仰首號呼不能自己者也緣臣所居僻遠兩紙備忘同時傳至未及進詣都下以自效匡救之誠分義都虧何以自贖且伏聞方有 親耕盛禮而無由瞻望屬車之塵久假官銜徒妨國事何往而非臣

積罪之端也伏乞 聖慈將臣新授資級卽行收還俾臣全其素分以沒餘齒實天地生成之惠也臣無任惶隕祈祝之至

辭本兼諸職疏

癸亥

伏以臣於月前猥陳引罪之章兼暴病狀冀蒙 恩遞而 聖度寬覆不賜允許又令上來行公臣旣沉頓在床無路承 命則只有更申籲呼而煩猥是懼泯默至今政府西壁雖曰閒局非臣養病之坊罪積逋慢日夕慄惕乃於昨者伏承今月二十二日承政院成貼有旨以臣爲 世子左副賓客使臣斯速乘

駟上來者臣益復感惶殆不知所以自措也臣於是任承乏冒叨至再至三使臣在朝供仕則雖自知其不稱猶可隨行逐隊奉令無罪今茲除命實由汲引之言而待窠擬差出於特恩此豈臣微分之所敢遽當也哉臣無他才能可以裨補於國家特以數十年屏蟄之故醜拙不至全露不知者疑其或有分寸之長節次推排以至於此向來造朝之賢儒即臣親友不可謂不知而猶不免以臣而欺殿下他尚何說臣於往年未赴於輔養官之召雖有所由然者而虧分蔑義罪在難赦不待聖教臣固自訟之

不暇近伏聞春宮邸下天資岐嶷德性淵淡頻御書筵方有日將之望臣以三朝舊物竊願於未死之前一瞻清光耿耿此心結在肝腑豈不欲因此新除少贖前慢而自三月望後猝得再中之疾左邊肢體全然不遂或湯或灸雜試諸方迄未有一分減意床第運動非人扶則不能口眼喎斜見者莫不駭恠言語難澀傍人不能解聽元氣漸綴懷懷有朝夕之憂始也臣固自廢而終則天又廢之命之窮矣臣亦末如之何瞻望雲霄但有悲涕方今日氣舒長离筵連設此時賓僚不可不備員而自臣忝竊已貽瘵

曠之弊罪上添罪何地自容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
特垂諒察遞臣本兼兩職仍勘臣前後違慢之罪以
礪臣節以安賤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席藁俟 命之
至

別諭後疏

伏以臣身雖散秩職是賓僚理宜連章控免無使瘵
曠而煩猥是懼泯默以至於今矣乃於千萬不意伏
承今月初六日承政院成貼有旨俾臣爲輔導 元
良俟病間登途者十行 恩言至爲隆重在臣本分
實所僥濫臣於床簣沉淹之中神識不至全昧反復

莊誦不自知涕淚之橫集也伏讀 聖諭有曰悠悠
萬事無過於導我元良又曰輔導元良不過經學鳴
呼 殿下此教真可謂知所先務也惟其如是也故
必得真箇經術之士可以責夫輔翼成就之功而若
臣者數十年逋伏田野有讀書之名而無讀書之實
直一鹵莽滅裂人豈謂誤辱 聖知一至此哉至於
儒疏之請爲召還本非可施於如臣等輩而今忽有
之亦一變恠向日 聖批出於寬貫而今此爲卿斥
之之 教蓋亦諒臣惡覺不敢自安之情仰惟日月
昭明何幽不燭臣於是益不勝惶恐感激之至若夫

隆慶先生集卷七
昔日不就輔養臣固自訟之不暇焉敢追暴情實而自叨此任以來誠欲一近 离光以塞前慢非有此萬萬難強之疾則數月之間已或得遂此願矣 聖教中誠淺浼浼豈臣之賤所敢承聞顧臣所患非如一時微恙之比半體不遂轉動須人醫言最忌再中乍寒已成淡蟄稍俟少間方可議其去就而是亦未可以時月期者坐辜 恩旨臣分都虧賴天之靈幸而無死萬一行步可以登降殿陛言語可以參涉講說則亦豈無一進承 命之日而但恐無實盜名非分竊寵眇福難任將促其死耳伏聞 聖上仰體

慈聖之志勉循羣下之請內外法筵不日將舉昨夕宣召之命亦及賤臣而病情如此雖欲自載入京其路無由臣以 先朝舊物獨阻需雲之澤亦闕嵩呼之儀馳誠結恨曷有窮已茲敢冒昧呼籲仰請違慢之誅伏乞 聖慈亟削臣爵秩仍治臣罪戾以安私分以振國綱不勝大幸

不赴 召命請譴疏 甲子

伏以臣於往者敢陳癘疾之狀乞蒙闕禮之誅及奉聖批誨諭敦勉諄複勤摯既肅且溫迥出尋常類非如臣賤分所敢承當臣祇稽莊誦且感且惶自不覺

汗淚之交送也爲臣子而承此 教猶且息偃自在
不思所以恭承 恩命者萬萬非分義之所敢出遂
擬稍埃和暖自力趨詣仰瞻溫文之容少伸愛戴之
忱則雖明日退填溝壑亦無餘恨故姑輟疏籲連試
醫藥加意治療將及數月而病源已痼寸進尺退泄
患雖少減而左邊手脚尚未運用坐臥轉側非人扶
則不能言語蹇澀家人亦往往多未解聽此實天之
所廢臣亦無如之何雖使擔載進伏於都門之外至
如出入陞降趨蹌拜跪則其勢末由而撼頓勞動之
際其能免於生行死歸者亦不可知矣北望懸情但

有悲恨尚何言哉念臣本以世臣少而應舉覓官平
生志向不過常調祿仕顧何敢自擬於高蹈猥託於
山林哉只緣迫於私情始昧往役之義重速嚴譴於
先朝終又禍衅之餘遂致自廢於 聖代流落屏蟄
積罪如山每自念受恩 三朝與天無極而涓埃未
酬蒲柳先衰此生餘日恐無以少塞臣分宮賓峻選
豈臣之所可堪輔導重責尤豈臣所可擬議者而唯
欲一侍胄筵仰聆 英音耿耿寸心炳然如丹昨歲
疏中亦陳病若少歇當即進承之意伏想 聖鑑亦
或記有而向日 批旨中豈邁邁之 教似猶未悉

燭於賤疾實狀者此蓋由臣無狀誠信未能仰孚之
罪也苟幸賴天之靈積以歲月臣之病狀如得差減
而行動不至於須人語音不至於難辨則臣當竭蹶
趨命粗伸微忱而未然之遲速既難預度目下之
慢蹇益切悚慄茲不得不席藁封章恭請威罰臣
罪至此尤萬萬矣伏惟聖慈天地父母諒臣言之
非出矯罔念此任之不可久曠亟命削臣職秩仍
飭攸司重勘臣辜犯以振頽綱以安賤分公私不勝
大幸臣無任戰兢所祝之至

別諭後辭免疏

丙寅

伏以三陽回泰邦慶稠疊殿下率百僚陳賀於
東朝斯實史牒之所稀有者凡在臣庶疇敢不歡欣
奔趨而臣以先朝舊物病伏窮山迹阻庭班心懸
魏闕惟惴惴焉日俟威罰之加矣乃於千萬意象
之外忽承別諭辭旨優渥有若施之於山林宿德
之士者然臣誠驚愧感惶莫知所以自措也噫臣本
非長往者流又無果哉之心自念違離明庭今已十
九年矣戀主之誠犬馬亦然馱馱之間一飯敢忘進
瞻耿光退填邱壑即臣情禮之當然伏况春宮
邸下年齡漸大學問日就區區延頸之忱亦豈後於

附錄先生集卷之七
人哉顧自輔養官以來至於賓僚前後誤恩鄭重
而一未趨承徒有積罪蓋臣風痺之疾積歲沉痾床
席運動亦須人扶方春向暖百蟄昭蘇而不能窺戶
外一步地且口噤之證殆同啞子以筆劃地略可通
意臣於數年前拜疏中有云行步可以陞降殿陛言
語可以參涉講討則敢不一進妄謂加意調息庶或
收效於時月之間矣輾轉至此夫豈始料臣容易出
言辜負至今尋常所自隱度于中者惟在可與未可
之間而今則無可論者雖欲於未死之前一償此願
有不可得命之窮矣泣涕何言臣既無由起身承

命則不敢虛辱 隆旨以重罪戾茲敢略暴哀懇於
仁覆之下伏乞 聖慈亟命收回 別諭仍勘臣辜
恩蔑義之罪以嚴法紀不勝大幸臣無任戰懼俟
命之至

啓

獻納時因

嚴批避嫌啓

己丑

臣年少狂愚竊不自量妄謂職忝諫省不言有咎敢
陳瞽說以效一日之責伏承 聖批辭旨極其嚴峻
臣惶慄震悸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噫朋黨之
患實是在上者之所深惡臣雖愚迷豈不知 殿下

之心亦必如此而然臣竊觀 殿下用舍進退之間率循一時好惡之私意方其向用也一意扶植不暇顧乎偏聽獨任之戒方其厭薄也不問曲直公私之別惟一切歸之於黨伐之科其一扶一抑之間論議之乖激蓋已日加而月增矣夫以君人之尊臨御一國如天地之無私覆燾則其於在廷羣僚夫豈有親疎愛憎之分而乃於舉措之際不免以身而左右之有若揚波而助瀾因風而縱燎此臣之所慨恨也區區之意只望 殿下無偏無陂建極出治而已而殿下至以辭氣忿忿責之此蓋 殿下先以黨之一

字着在心裏不能虛心聽言臣於是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至於指意非常之 教尤增悚慄不知置身之所噫今日廷臣之賢愚淑慝固莫逃於 淵鑑之下而 殿下好圓而惡方喜懦而苦直凡於選掄之時多擇疲懦異軟者而用之使不得有以妨吾事而拂吾志則謗諤之日疎庸碌之日親固其勢然也是以羣下知 殿下之以容默爲悅也故嬗嬰不言以自托於寬緩和平之論知 殿下之以爵祿驅使也故苟保祿位以自甘於束縛馳驟之歸此固由於患失之心有以桔喪而亦豈非 殿下導率之不以

正也且言路之通塞係國家之興亡而今 殿下外若受諫內不容直前後以言被譴者不知其幾是以位著之上稜角銷沮風采索然不復聞有逆耳之言矣臣於 聖祖容諫之德實有所感歎欽仰不能自已者竊以追配 前烈淡有望於 殿下至若李東彥則素有敢言之名其有罪無罪 殿下惟當付之有司而徑下 嚴教特令正刑以此羣下妄疑其或出於平日惡諫之心萬有一近似乎此恐有愧於 聖祖之處崔覲者故敢以此誦之竊望其益恢虛受之量夫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臣愚衷所激言不

暇擇至承臣子不敢聞之 教將何顏面復叨於諫爭之列乎且臣於判尹趙相愚之疏尤有所不安者其所謂一二臣外補之有乖銓體固不足論而設令野史書之曰筵臣爲王子請買故主第而論思之臣以導諛斥之爲銓官者怒其議已枳塞清塗云爾則臣未知後世謂今日朝廷何如也此必有心平眼公者可辨之矣臣於 召牌之下黽勉趨詣而顧此情勢決不可一日仍冒於言地請 命遞斥臣職

同副承旨時覆逆啓

丙申

臣即伏見諫院處置之 批辭旨極嚴至有正言趙

尚健爲先遞差之 命臣不勝錯愕駭歎之至尚健
疏避所論實是士林大是非蓋自頃年兩相臣筵奏
以後已成定論而世道嬗變義理寢晦利害之說勝
直截之風喪無一人痛說是非識者之憂惋固已久
矣尚健乃能劈破源頭辭意嚴正一洗近來媵嬰之
習真有古人敢言之風 殿下苟能溯源而究之平
心而察之則庶幾了然於涇渭之別矣至如源流事
向日儒賢之疏辨晰無餘其曲其直已莫逃於 淵
鑑之下凡此數事非尚健一人之言卽士林公共之
論也日昨疏 批摧折太過已有乖於 大聖人容

直之量臺閣處置實循公議而特遞之 命遽下意
外此豈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哉噫公論之定不待
百年雖以人主之威不可硬定於一時今 殿下好
惡失正扶抑太偏譴斥言者不少顧藉是非倒置莫
此爲甚其貽累於 聖德有害於世道爲如何哉臣
忝居近密目見 君父非常之過舉不勝區區憂慨
敢以草草數語略效封繳之誠請加三思收還正言
趙尚健特遞之 命

陶菴先生集卷八目錄

書啓

講義



陶菴先生集卷八

書啓

戊子關西御史時



臣伏奉封書有搜訪人才之命遍行一道廣加搜問而聞見孤陋未有以仰副不遺遐遠之聖意不勝惶恐竊念人才難言也以爲無也則實有誣一道之懼以爲有也則稱是名者絕難草莽之間豈無俊彥之士而旣無藻鑑未易識拔惟有取其中人望素著者雖用一人足以收一道之心故審採公議敢應

明命

己下人
才別單

平壤幼學黃順承關西名闕自少以行誼稱名聞一

陶菴先生集

卷八

書啓

道平居以禮法自持內外斬斬有別事父母至孝生而極滋味之養沒而盡祭祀之節祭時所需必躬貿市上齋戒致誠一依古禮實有過人之至行家本貧窶而不爲一毫非義事一鄉敬重而或稱爲固執以至閭里婦孺皆稱爲固執黃生其操行之出常亦可知己槩觀西路以財貨之鄉風俗貿貿鮮有自拔於流俗之中如此行誼表著之人宜加獎拔以爲聳動之地而第聞方居母喪待其闋服亟命收用江界前僉使田種英爲人沉懇有智慮且有家行見重鄉里爲江邊武士之宗臣於暗行邊上時間人才

輒舉種英且言昨年種英爲順川郡守臺臣以微賤効之種英不堪守令誰復可爲者蓋觀七邑中惟義州有一曾經守令其餘皆以邊將爲極職而亦甚稀貴自種英除郡咸聳觀聽而旋被劾正莫不缺望細採公論大抵皆然臣不識種英爲何狀再過本府時邀與相見其人好風儀多識慮與論邊上事引古證今言多可聽名不虛得足稱江邊之翹楚但其年老將未免死於牖下良可惜也宜及其未死試之一郡雖用此一人可以大慰衆心其視名稱未著濫被薦拔者其效相懸矣西關武士無非好身手而其中拔

萃者亦自難得臣之獨舉種英蓋以人望所在宜先收拾乞 命銓曹即為收用

臣伏奉 聖旨有曰生民之疾苦積弊之未祛另加詳察以啓者敢以淺見略舉道內弊癘之大者以應明命冀賜變通

己下民弊別單

一臣竊見關西一路無大同設行之事故邑制不同其中各庫名目多端或稱補民或稱常平或稱補官或稱大同又有勅需雇馬賑恤貿易之號多則六七少則三四邑邑皆殊不可殫記而要其大意蓋所以存本取利為民除役之計而近來各邑出役煩疊徵

歛無藝問其名則輒曰此勅需也此賑需也雇馬之價也當入某庫而均為補民之歸其實則多為憑藉利己之資擅自挪移從中幻弄名色混亂便無公私之別所謂庫中遺在者徒擁虛簿太半枵然試以勅需一庫言之稱以支勅多般收歛逐年捧畱厥數幾何而及有勅行又復遍徵於民間所謂常時取利之物果歸何地而為民除役之義亦安在哉當初設庫意非不好而其流之弊乃至於此貪吏多容手之地殘民有剝膚之怨事甚無謂蓋聞監營本無定制勾管之規各邑之肆行無忌理所必至雖不能亟行大

陶菴先生集卷八
同之法亦不無隨時救弊之策宜令道臣盡爲搜括
各邑各庫當初立本元數與逐年收斂長殖者爲先
詳覈以知時存實數如有那移私用名存實無者別
爲論罪所謂各庫自監營定制一其名號均其多少
自今以後常時殖斂及用下數交一一報知嚴加管
束頻頻反庫以覈虛實使不得疊徵民間又不得擅
自私用則守令必有畏戢之效民役亦無煩重之冤
封書中有出役多少偷竊國穀之條原其弊端職由
於此不可不亟先變通敢此首陳
一臣竊見道內生民之疾苦不止一二而館軍之弊

爲甚百般苦役有難毛舉而其中立馬之政最爲難
支已至於不能保存之域冤號之聲有不忍聞大抵
本道異於他道冠蓋之行織於道路而入把之馬皆
責於館軍彼貧殘之類役鉅力殘無以自備難堪之
弊自古爲然故相臣鄭知和爲監司時別設補役庫
以爲添給馬價之計而猶多不足至庚戌年間臣外
祖文貞公臣閔維重繼莅本道啓聞變通劃得備局
遼軍木七十同雷儲該庫以銀折價上等自四十兩
至五十兩中等自三十兩至四十兩下等自七兩至
十兩隨等題給著爲定式驛卒賴以蘇息行之十餘

年漸至擔閣已已間復因筵臣所陳有遼木二同每
年題給兩驛之命而一年分給旋即停廢自是以
後補驛之庫名存實無監營給價逐歲減縮今則上
等十兩中等七兩下等三兩此外未準之數館軍皆
自辦出斥賣田土之後計無所出所謂一族不計根
脚寸數混同侵責至於隣比姻婭之類莫不被害逃
散相續怨聲徹天而立馬之外種種雜役無非人所
不堪之事裹足奔走殆無虛日破家離土處處相望
故一充館丁人不與婚至有終身不得娶者爲役之
苦據此可見而古之館軍三千餘名而今則僅過七

百古之十人所當之役今則一人當之營門給價又
從而減縮更無餘地則其日就於蕩敗之域者勢所
固然若不別樣變通則臣恐人與馬俱盡驛路將絕
亦非細慮竊聞遼軍即古時遼東立馬之軍庚戌定
式時以此劃給厥有意義鋪置施設俱可遵行而中
間廢墮實爲可惜目今救急之策無如收拾本庫亟
復舊規乞命備局依庚戌例特給遼軍木且令道
臣方便料理一遵定式增給其價則實是死病之良
藥庶有回甦之望至於元軍雇工闕額充定位田復
戶等事各邑慢不舉行事甚可駭亦宜申飭舉行以

爲驛卒支保之地

一臣竊見列邑積弊之未祛者不爲不多而陽德爲最其弊有二曰續火田之稅也曰館閒丁之價也大抵本道屢經兵燹甲辰量案舉皆闕失而獨本縣舊案猶存元田摠數一千五百八十餘結繫於該曹田案而都事覆審時輒依他邑例徵出加耕歲至累十結元田則長存無減新結則逐年增加白地徵稅其勢難堪癸酉年間御史金夢臣啓聞變通加徵毋過五結事定式視前所捧猶減四分之一而自癸酉至今已爲十六年之久前後虛結至於千餘結之多此

後年年加徵又不知其幾何民戶有限而續結無已實爲無理之事一境冤號皆不聊生臣於行過時目見本縣地勢險惡非人所居所經數百里之地人烟蕭瑟虎豹縱橫蓋自丙丁大殺以後連被凶歉且於數年來死於虎者又是四百餘戶故逃散相望十室九空曾前五千餘戶今則僅滿千戶雖以民戶較諸元田摠數猶多不及而此外千餘結之稅公然白徵於予遺之民實是王政之所不忍若不及時變通則不出十年將爲空虛之地曾前所捧續結雖難一一蕩減此後則逐年五結更勿加徵以爲窮民保存之

地而至於館閑丁段道內僻邑中惟寧遠有二驛本縣有一驛蓋自前朝有之以爲北關通行之路而寧遠則壬辰西狩時邑人訴冤罷驛而本縣則至今獨存館軍流來逃故至於三十餘名而民戶日縮無以充定不得已以雇稅價錢一百五十兩收合民間逐年備納於魚川遂成謬規彼一境之民困於賦稅而又有比他邑所無之役實爲冤悶之大者此邑旣非使客通行之路不必置驛故民情咸願依寧遠例革罷而此則未敢輕議所謂雇價收斂之規爲先禁斷只令時存館軍供役而闕額則使之漸次充補宜

當本縣以窮峽至殘之邑有萬分難堪之弊其在聖朝一視之道不可不別爲顧恤以示德意一臣伏見昨年答玉堂劄批有宮屯查出革罷之教可見聖上大警動大變通之意中外聽聞莫不聳動以臣所過處言之一路元元舉切歡欣翹企之心而命下半年之間方伯稽於奏聞廟堂緩於覆啓實惠未究民情久鬱臣實慨然臣於上來時始聞監營纔已啓聞各邑宮屯入於臚列之中臣不必復贅而臣頃見寧邊白嶺劔山等地民家新入者甚多問之則此地宮屯革罷之後流亡還集民戶日增云

隆慶先生集卷八
已然之驗固自如此今茲查聞之後苟或有一分靳許之事則其所以孤顛望之心者當復如何伏願申飭廟堂劃即覆奏一並許施毋使寧民獨被 聖澤焉且臣竊見海邊諸宮家鹽盆漁箭貽弊無極而又自 王子宮三和至義州沿海一帶盡爲折受差人輩稱以海稅徵斂無算大小船隻勒捧稅錢一船之稅或至三四十兩之多彼沿海民戶不務耕作惟以漁採爲業而侵奪難堪逃散相繼網海之利半歸宮差失所之怨上累 聖化此臣所目覩而慨歎者當此軫恤民隱之日亟 命革罷以光無私之 聖德

以收將散之民心

一臣竊聞去年有營屯一體革罷之 命而今番道臣狀聞中無一處請罷之事臣以爲不可也臣於廉間時稔悉此弊屯屬之避免民役民田之混入屯田最爲列邑難堪之端此則已有禁斷查決之請而大槩所差別將率多監營私人怙勢自恣憑藉作弊民受其害不止一端以臣所聞言之德川龍川成川等屯貽弊爲甚而其中龍川則以至殘之邑處直路之間南北二十里東西三十里而中設六屯可知其難支之狀臣意則營屯異於管餉自有公私之別所陳

兩邑及龍川之少爲海岸兄弟三處卽是私屯則就其中參酌革罷以奉 明旨恐爲合宜此外諸屯固不可盡罷亦宜勿差別將皆令本官勾管收稅則於監營無損而於邑民大幸矣宜 命道臣更加商度變通

一臣竊觀勅行時出站實爲一道之巨役而其中多有不均之歎以民間號冤者言之殷山以道內最殘之縣出待於雲興九息之程而隣近大邑則從近出站德川順川則出站於定州而宴享之外仍爲中火支持之役比他邑倍苦當初酌定時上副勅屬於大

邑通官輩委諸小邑雖若有大小之差而上副勅元無求請通官則求請煩多最難支堪以今觀之小邑所當反重於大邑三登甌山等邑舉皆稱冤宜 命道臣更爲察問果如其言而勢可以推移則分揀大小區別遠近至於求請之物亦令均分擔當俾無偏苦之歎

一臣竊見道內民役之偏重未有甚於山郡科外侵徵率多細瑣有不可縷陳而試以旌邑言之德川則稱以夫刷馬價不分民戶大小輒捧布一疋合爲三十同熙川則稱以公下米每戶納米一斗年凶則稍

降者先生集卷八
減其數至於累百石而私用居多公下則十之三四
事甚無謂宜 命道臣一一查括以革謬規苟或以
爲公下之價無他出處有難全革則亦宜折半減捧
以紓民力其餘科外徵斂之端一切嚴禁以除偏重
之弊而至於坊鷹山郡皆有德川則例於民間各洞
內各納一坐至於五十餘坐之多十年以來稍減其
數而猶過十餘他邑或給半價而勒捧居多民人聚
錢貿納多有怨言彼諸般徵斂猶可諉之於公下此
則元非公下之物不過爲京中送遺之資而其爲民
弊則大矣亟宜盡革坊鷹收捧之規以除峽民一分

之弊

一臣竊見鐵山府有補民保人之名實爲他邑所無
之謬規成德望爲府使時以邑力不敷剏出此事不
報監營募得民丁百名稱以補官保歲納米一石成
給完文各項差役及閒丁限同籍並勿侵責民多願
屬稍實者皆入初則以百名爲限而不出六年過百
已多所收米石雖稱以容舍修改時所需而實則盡
歸於私用民間至稱以衣資庫不免爲憑公利己之
歸况此軍額日縮之時私自募民擅給完文作一逋
逃之藪本府閒丁尤爲絕貴事甚可駭不可不先爲

革罷更 命道臣詳察各邑如此之類一體禁斷
一臣竊聞昨年監營貿取賑鹽分給列邑而以江邊
地遠難致欲除其弊遂有造船運鹽之舉蓋其意出
於便民而反爲貽弊民間之歸大抵价川以上至熙
川江水甚淺灘勢且急決非行船之所當初建議其
亦不思之甚而熙价等地造作中船二十餘隻役民
之際已招怨言當其畢造流下之日自熙川官抄出
常時乘筏往來人五十五名號爲乘船軍民人恟於
曳運之役至有逃散者又或呈訴自願各納鹽石以
免乘船之勞及其載鹽泝去之時水淺難行經過一

灘動費日子不得不調出沿江民人同力曳上其爲
弊端又不可言臣於閏三月晦間行過安州時目見
營別將臨江載鹽之狀而追聞熙川到泊初運則五
月旬前再運則望後始到云其間辛苦淹滯之狀不
言可知而合計造船時所入及船格輩糧資較諸雇
馬其價倍蓰况此運鹽所以賑民而到泊於五月之
後自熙川至江邊又多四五日程則輸致之間賑事
已畢所謂賑鹽將安用之利害得失本自易見而乃
爲此必不可行之舉無益賑事徒貽民怨終難免謀
事不臧之失良可歎也蓋聞民情皆以營軍官黃宗

瑞建議莫不歸怨於宗瑞且以此路一開之後又或有舩運之弊則沿江之民勢難支保皆以爲慮既往已矣來者可追宜申飭道臣熙川等地營舩載運之事一切禁塞以杜民弊臣且聞賑鹽買取之時價廉稅多差人又爲高重捧上一斛所入殆過二石浦民失業怨言喧騰其時買鹽監官高孝正刑推一次以謝民怨亦願分付監營此後稅鹽之際嚴飭差人俾絕如前呼冤之弊

一臣竊見近來爲守令者奉公守法之義喪違道干譽之意勝雖是不治之邑莫不強爲沽譽之端官而媚於民民而媚於官以至於名分都喪民習日橫非必邑邑皆然論其風習大略如此良可寒心臣於行過各邑時處處百姓擁馬呈狀無不贊頌其倅之治績至請褒啓試以廉間時所聞參究其言則蓋有真偽虛實之別而要其本情出於媚悅者居多風習可惡故臣一切嚴斥又或有官門咫尺木碑相續而不爲禁斷者此亦可駭糾正道內風俗是在方伯宜命檢飭各邑痛革要譽之風如民人之請褒在官官吏者隨現懲治以正上下相媚之習

臣伏奉 聖旨有曰固圉之策各別詳察以聞者臣

本迂儒年少識淺其於邊境事情戎政得失尤所昧
味而妄效一二愚見以俟 睿裁至於彼人侵越大

為邊民之患故敢從所聞先此備陳

己下邊事別單

一臣於暗行江邊之時目見彼人大張白幕處處屯
聚馳擊麀鹿出沒於豐草長林之間又或多造槽船
繫於江岸沿江而行累日相望細聞形止於故老人
則以為彼人或採蓼或行獵春夏出來秋冬還歸似
是走胡之來留者而近來則歲加月增四時長住雖
未知有別樣可虞之端而越境侵掠實為急切之患
且於上年五月間以中船拆上至理山波猪江還下

曾前只以槽船往來而中船則今始創見必是運糧
久留之計尤為深憂槩聞江界則去年以後姑無鬧
端而渭原理山等地最被其害頃間彼人數三猝入
渭原城中乞糧餽求婦女且言邑內李僉知處有三
升買賣事欲徵其價本郡使人驅逐則官屬一人被
縛載於槽船僅得奪還又聞彼人以其狗私與理山
堡民事覺堡將斷狗頭投之江望見大哭渡江索狗
價甚急堡民多逃散云作挈之狀推此可知而臣於
去月初再過渭原彼人於越邊檜洞地與吾老梁相
對處張幕八九人可近百從林間窺見臣之從人以

鞭指點則隱避林間及到吾老鎮則萬戶涕泣陳狀以爲彼人自十餘日來侵越特甚直到鎮舍叩門叫索如是者一日再三本鎮士卒只是七名而兩把守一烟臺盡爲排立萬戶一人閉門縮伏不久將爲所殺云良可矜憐此堡旣無手下一卒則實無禁戢之路本郡相去不過十餘里之近而越視秦瘠不爲來救故臣責郡守盧世雄使之協力驅逐槩觀守令邊將恐或獲罪於監營雖有侵擾之患一切掩置不肯報知以臣所聞見不翅狼藉而朝家則多所不知事甚可駭而去年彼人見捉於碧潼者旣囚旋釋終無

移咨之舉自是以後尤無忌憚邊鎮或以押送官府恐之則輒發慢言少無畏懼之意闌入村家毆打橫掠又或出入於數十里之地村落多空如經兵亂卽今廢農之患已不勝言而冰合之後更無限隔往來侵暴易如踰闕若不亟加禁戢則濱江民戶實無支保之望宜命廟堂更加確定移咨申禁以安邊民分付各邑鎮堡嚴飭邊禁使不得犯境其中殘堡之受困者出力相救凡係侵越之事從實卽報如有掩諱查出論罪以嚴邊事

一近來彼人侵越大爲邊上之患而究其根本則實

是國網解弛邊禁不嚴之致臣於暗行時詳採物情則潛商之弊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事極駭惋彼我境界不過隔一衣帶沿江上下村落散處冰合之後便是戶庭之間犯禁相通元非難事而江邊諸邑之中江界則猶有參貨通商之徑至於渭原山碧潼等邑山川險阻商旅甚稀實無懋遷之路惟此潛商爲利甚大民之無知者惟利所在走死地如鶩况於耳目不煩之地彼乃誘之以數倍之利則其不和應者有幾人哉始則暮夜潛通終乃白晝肆行浸漬縈絡牢不可破此固理勢之所必然而江邊之去遼瀋道

里頗遠雖大軍之行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况以走胡之類勢不能運糧苟無巢穴依賴之處則必無屯聚久留之理自有通貨以來不患無糧採麥搏獸俱有其利是以出來之類歲加月增潛商之民亦難繼給至有侵索鹽醬之弊蓋自十數年來狼藉如此而特朝家未之知耳臣且聞義州人之言則鳳城居人多知碧潼以上人名及人家多少或問某某人平否至稱主人近日越境者皆能我國言語其常時相通之跡不啻如泥中鬪獸而一自朝家嚴禁之後我人畏誅內親外拒彼人則實有乏糧之患慣熟徑路來往

無難怒其相絕恣行侵掠彼此情節大抵如斯封疆之事慎守其一境界有限條令至嚴我能一守法禁截然難犯則彼雖肆然決不敢容易越來當初作俑罪在我人而自有此事以來朝議多以彼中紀律之解弛爲笑而不知我國禁令之不行如此良可歎也臣謂自今申嚴邊禁永杜潛商之路則侵越之弊自當有止戢之效臣竊聞十餘年來理山等邑武倅數人有以官貨潛商者自是以後奸民尤無所憚以至生事之境傳說藉藉問其姓名舉皆牢諱此事實係隱微久遠之後有難覈發爲官吏者不有邦法犯境

通貨則彼奸民何責國綱至此良可寒心似此可愕之言不可不使朝家知之乞以臣所奏特命嚴飭邊吏別爲事目頒示江邊使邊上吏民曉然知邦律之至嚴更令道臣另加察採隨其現發卽加顯戮則庶有畏戢之道

一臣竊見江界以下一帶嶺隘天設關防如狄踰牛車九階緩項等嶺無非絕險之地朝家間置鎮堡且有各邑臨急退守之議而迄無措置之實陰雨之備疎闊莫甚臣實慨然沿江列邑隔水爲界而彼此地勢高峻如蔽屏障設有不虞之警實無瞭望之便賊

隋書卷八
出洞口方覺有變數步之頃奄薄城下迅雷不及掩
耳雖有智者亦未如之何矣各邑形勢終非城守之
地退保之策在所不已所謂嶺隘皆在百里之外平
時措設雖有必守之形強寇躡後衆心洶擾中道渙
散勢所必至而况今軍器糧餉曾不措置卒有兵亂
無一可恃守令邊將皆將竄伏山谷各自逃生而已
雖有重關複嶺誰使守之今之所謂退守者不免爲
空言無實之歸如是而欲其緩急得力其亦難矣議
者或以江邊各邑並移山中舊基據守險固爲言而
祖宗朝沿江列置意非偶然夫不可輕撤藩籬以益

其疎虞臣謂宜於嶺隘之中的定各邑信地就其處
先造倉舍捧畱軍餉從附近糶糴以便輸納邑鎮軍
器折半畱置以免藉兵齎糧之患徐議設關臨急據
守方爲萬全乞 命道臣帥臣審度啓聞趁速講定
以盡備邊之策俾有實效

一近觀朝議每以保嶺隘守山城爲務嶺隘固可保
也山城固可守也而至於直路則一切置之於相忘
之地臣以爲緩急之失其序也嘗見麗史蒙兵入寇
常在昌朔義三州之境碧潼以上多不被兵丙丁已
然之驗又復如此蓋其地勢之險夷賊路之迂近有

陶菴先生集卷八
所不同也目今自狄踰以下嶺隘內外或設鎮堡或有城池皆以臨急退保爲計雖無必守之形猶不可謂全然拋棄而至於義州以東大路如砥無一障礙之所彼既知我虛實則萬無舍坦取險之理長驅直搗不數日而已入嶺隘之內誰肯迂取嶺路以自敝於堅城之下哉沿路山城如龍骨雲暗凌漢劍山之屬不過爲士女避亂之處慈母鐵瓮形勢最勝緩急似可得力而亦不在於直路之中終非遮遏賊勢之地脫有邊警則方伯避兵於慈母帥臣逃亂於鐵瓮列邑守令望風奔避於山城放開大路便作無人之

境直抵京城不出呼吸之頃不幾近於以賊虜遺君父者乎古之禦敵守在邊境而今之議者輒欲避兵於山谷之內禦寇於國門之外非計之得也臣謂自今防備捍守之策專意直路毋徒以山城嶺隘爲事恐爲急務蓋我國三韓未統一之時列國如碁各相攻擊築城自固以避小寇是以溪山窮谷之中皆有城址自有安市之捷大得善守城之名故自古及今每以守山城爲第一計而歷觀前事以野城取勝者亦非一二此在形便方略之如何非必山城而後方爲可守也如平壤安州形勝實是野城中難得而形

附錄先生集卷八
拘勢迫未免棄置良可歎惜今若燔燬聚石磨以歲月不至大煩耳目庶可漸次修繕增實重兵申嚴戎備卒然有急守臣皆以死守爲心則臣未知其必不可守也此外直路各邑勿屬山城擇其中險阻數處定爲信地雖不能登時築城方便措實以爲同力捍守之計則猶可以少遏賊鋒不至有直搗京城之急其視避亂山城者得失懸矣且聞朝議欲罷曉星嶺以嘉山移屬鐵瓮云直路嶺隘中如此之處本自難得雖有避嶺經出之路自可隨便防遏決不可容易撤罷並乞 留意

一臣聞固圉之策莫先於固結民心城池器械皆是第二件事而目今軍役之不均實爲一道之大弊平時有倒懸之急臨亂有土崩之憂臣恐邊事之可虞不在他而在此也大抵本道軍兵身布監營則納一疋兵營則納二疋均是軍役而苦歇懸殊避苦就歇人之常情是以民之富實者皆入諸色軍官之中而其次又入監營軍簿至於兵營軍丁則一被簽丁如就死地惟至貧至殘之民不得免焉流離死亡非朝即夕收布之際勢不得不侵徵隣族其中稍實者一家所出殆至十餘疋雖稱一族多是所不知何人不

出數年亦皆蕩敗是以名爲兵營軍則人不與婚以
至父子不能相保一家視如仇讎疾怨之聲上及國
家則何暇責以親上死長之義哉各邑惟以免罪爲
幸每當歲抄苟充額數一道軍兵多擁虛簿帥臣利
其收布浚民膏血徒歸虛費至於軍額之虛實民情
之疾苦漠然置之於相忘之地平常之時猶可苟冀
無事卒然有急事無可爲軍額已虛矣民心已散矣
雖令軍布山積將安用之言念及此不覺寒心先輩
有永革軍布始得精兵之議而此固有未易辦得者
爲今之計惟宜均其身役以絕避苦就歇之路以紓

椎髓剥膚之急則簽括之際坐得精壯隣族之弊自
可稍祛收拾人心實無過於此矣議者或以兵營用
度之不給爲慮臣未知用度與民心孰輕孰重雖失
萬同軍布可得一道民心利害得失不待智者而可
知臣於行過兵營時詳加釁度則兵營一年應捧六
百三十二同四十二疋而其中四十二同鐵瓮捧畱
十二同使行求請時用下八十同勅需貿置九同撥
馬儲置一百九十同虞候以下將校營吏衣資朔下
諸匠人廳直擺撥炊飯等軍雇價及營中貿易用下
三百餘同常時需用及軍士賞格京各司求請遞歸

隆慶先生集卷八
時重記置簿云山城捧畱雖爲不時之需逐年畱庫亦自不少減爲二十同固爲無妨此外衣資雇價貿易需用重記求請等事俱有推移減省之道節用省費不患難給而備局勾管精壯兩色軍率納二疋此是待變之需非有時急之用特許減半宜自備局始至於義州入送防軍布則罷防之後實爲無義半減尤無所害何憚而莫之改乎變通之舉不容少緩亟願明降德音兵營所屬軍布依監營例許納一疋以結軍心以重戎政

一軍役不均之弊臣旣詳陳于前而軍額之日縮閒丁之難得專由於軍官名色之繁多恐不可不變通也大抵監營軍官稱以立仕者千餘名而此外收布者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六名率納一疋兵營則有納米之規以至牧府郡縣亦皆有之此外山城守堞之屬亦多而山城中慈母尤甚名目紛然殆難勝計民之家業稍裕圖免軍役者無不輻集上有收布補用之利下有避苦就歇之路隨願輒屬無有限節上好下甚牢不可破守令歲抄之時得一軍丁則卽納軍官帖非營府則山城也一張帖文無家無之惟貧殘垂死之民手無所持不得以此類苟充逃散相繼

存者無幾則又不得不侵及於隣族白骨事之慘怛莫甚於此其在朝家一視之道豈可驅一道之人而入逋逃之藪獨令窮民困於軍役而莫之恤也哉議者或言此類雖以軍官爲名平時收布臨亂調用與軍卒何異此亦有不然者臣於暗行時投宿民家太半軍官而足不踏營門手不持弓矢憑依帖文優閒自在者十居其九似聞去年監營有作隊之舉彼立仕之類猶有輪番試射之規而至於轉餉運餉稱名者則平生只管納布不知操鍊之爲何事如此而謂之作隊欲其緩急用力不亦疎乎一道軍額徒擁虛

簿累萬精兵安臥其家而自方伯至守令徒區區於一時需用之事知其弊而莫之改良可慨也宜令方伯摠集收布之類能解武事稍有軍官模樣者仍付軍官常時操鍊以爲手下親兵其中只爲避役投屬者並爲查汰則此與一時盡汰有間必不敢怨宜令各邑一體舉行此後各樣軍官之屬各定厥數如有額外私募者摘發論罪嚴加禁斷則過于精壯可坐而得白骨隣族之弊不期祛而自祛矣宜命廟堂劃卽變通且臣於民間得見三四歲兒皆持監營軍官帖又或有在腹之兒假名出帖之說臣問於監營

則果有兒軍官千餘名而自十歲以上收布云彼雖
兒弱無非他日精壯而未離襁褓已得避役之所爲
弊至此寧不寒心諸般名目中兒軍官之稱尤極無
謂爲先一並查汰付諸列邑待其年長以充闕額此
後兒弱募入之規永爲革罷以杜其弊

一臣竊觀戎政之疎闊未有甚於本道軍額摠數不
啻累萬而帥臣惟以收布爲事操鍊之政置於度外
爲軍士者不省戎事之爲何物操弓發矢茫無所識
至於鎮堡之卒只供廝役無有行伍間模樣雖有軍
器將安用之脫有緩急所謂驅市人而戰幾何其不

以將與敵耶兵使之巡歷不過一年一度而年凶則
輒停其在備邊之道不可一任其拋棄宜令各邑各
鎮所管軍卒常常習鍊趁其農隙定爲一月一次教
以坐作進退之節如防營等處立番軍士交替之際
輒皆合兩番操鍊以爲常式兵使巡歷時試其能否
以施賞罰則庶有整飭之效亟 命申飭舉行

一軍器執頃臣旣臚陳於別單中而一道軍器大抵
無形江邊則多廢四郡舊物他邑所儲亦多累百年
之物傷破之患勢所固然其中火藥搗砧多費工力
郡邑之殘弊者連值凶歉且乏物力實無修補之路

因循拋棄漸成無用之器設有警急將焉用之不可
無別樣變通之道臣竊見各邑月課木例納監營豐
年則準捧一百二十九同四十四疋而凶年則減半
分大中小殘邑隨其所納多少分給烏銃丸藥各有
定式而所謂價木用於軍器者僅爲五分之一其餘
盡歸雇馬價而臣於點閱時見各邑新受來銃藥則
甚不精好大不如久遠之物此由於監營許人防納
苟充其數之弊事甚不當臣意大邑義州江界寧邊
平壤等處外一年條月課並爲劃給於該邑使之修
補舊物其中未備者隨力添造以其用下改造數交

報於營門巡歷時一一點視則守令不敢擅用於他
處勢將盡心修改一道軍器不日煥新其視監營所
分給若干銃藥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乞 命施行
一臣竊見江邊列邑之中江界昌城最爲重地朝家
之設置左右防營實合便宜江界山川險阻賊路且
迂如有急警如丙丁時事則未必爲首先受兵之地
而彼地所謂老城建州衛去江界頗近金皇帝墓皇
帝城皆在滿浦相望之處 皇朝常欲立鐵嶺衛者
卽江邊之地彼無百年之運捲歸巢穴特是早晚事
臣恐當此之時狄嶺以外終非國家有也至於昌城

實爲賊鋒初程丙丁之亂一城魚肉此爲已然之明
驗兩地被兵似若有緩急先後之別而均爲要衝之
地則綢繆之策不容少緩况江邊之去兵營甚遠臨
急號令勢所不及左右控制之形惟在防營而移營
之後廟議多端軍制及防守信地尙未的定平時不
爲節制臨亂何以得力宜令左右防禦使講定啓稟
且沿江烽燧上下相望而兵營摘奸常在近千里之
外事多虛疎使防營就所屬邑鎮無時摘奸嚴加警
飭而年凶停巡時亦令防營依營將例巡視管下郡
邑則旣無遠地來往之弊且無軍備疎虞之患如江

界則本府倉舍在於滿浦高山城內冬春例有巡倉
之行因令點視諸鎮軍器檢飭各處把守則便如巡
歷事甚便當並令定式申飭而昌城移邑之舉因頃
年御史所陳姑爲中止兩處利害得失已悉於書啓
參定可否惟在廟堂而數年之間尙無皂白民心疑
惑靡有所定其在國體不可一向因循如欲更加審
慎宜命道臣待秋巡審察以聞以爲指一分付之
地

一江邊鎮堡之設蓋爲嚴把守報警急之地而若干
士卒皆屬於各其官試以滿浦言之處於沿江之首

最稱要害之處而自移防營之後體貌漸下無一手
下親兵重鎮如此他尚何論曾前兵亂時有一邊將
手持印信竄伏巖竇邊人至今傳笑設又有難不過
如斯朝家每論嶺隘據守事必曰某地某鎮守之某
處某堡守之各定信地臨急退保云而所謂僉使萬
戶無非無軍之將雖有險隘誰與守之凡事之空言
無實類多如此可勝歎哉况其士卒使役於鎮將名
屬於本官携貳分裂不一其心臨亂奔赴之時全無
統領中道逃散勢所必至於彼於此俱無所益臣謂
鎮堡士卒勿屬本邑一並劃給以僉萬戶兼帶千把

摠哨官之名屬於防營受其節制平時則管束作隊
常常習鍊臨急則部分往赴協力同守則上下相管
稍有邊將模樣緩急可以得力並令施行

一江邊鎮堡中江界之從浦渭原之吾老梁昌城之
甲巖殘弊特甚所率士卒不過六七名或三四名烟
臺把守無以替換軍卒立番四時長在實非人所支
堪之役號冤之聲有不忍聞而為邊將者炊飯刈草
身自為之殊無官吏貌樣良可矜憫乞 命兵營速
講救弊之策劃給鎮卒以為成樣之地此外諸鎮無
非殘弊之處不可無別樣顧恤之舉鎮堡近處空閒

陶菴先生集卷八
之地許令邊將募民耕作新入之人勿侵軍役使得
安存所收火稅俾補需用則庶有資賴之益

一江界之楸坡鎮有三處烟臺而其中石背烽卽四
郡相應之地自四郡廢棄之後無處可應而迄今仍
存誠甚無義殘鎮士卒甚少把守烟臺無以備數立
番如此無用之處亟宜罷之使有一分推移之道
一江邊邊將異於內地徒以朔料資活而近以凶年
減料不能自給間有飢餒之患邊戍乘障爲任最苦
不幸有變先被賊鋒常時尤宜優恤况積年勤仕之
類僅得一官而千里絕塞備嘗艱苦常年料米元來

薄略而減給之後尤無以糊口良可矜念况此所減
不過若干斗未必盡歸於飢民口吻中所收者少所
損者多恐非大體之所宜亟 命復舊自今以後江
邊邊將則雖遇凶年勿爲減料事定式施行以示別
樣軫恤之意

一沿江把守之卒爲役最苦而其中江界尤甚他邑
則守在人居近處朝往暮來無齋糧遠赴之弊而本
府之民入把於廢四郡千里無人之境方當農節負
糧而行豺虎爲鄰晝夜巡江四月而入九月而還逐
年如是所持糧資處處乞貸困於逋債至有破家賣

身者生年十歲即隸此役未死之前長不得免實是他邑所無之苦役良可傷憐故參判李世載爲監司時啓聞變通勿論嶺內外入把將卒糧米以還上每名六斗式分給除耗捧上甚大惠也但其中貧殘之民連值凶年還償無路多有逃散之弊不可不別爲軫恤自今以後江界府廢四郡入把之卒設賑之時依飢民乾糧例所給還上特爲白給則大爲慰悅邊氓之道

一江邊列邑及鎮堡多置槽船稱以馬尙守令邊將或使人漁採江中多有貽弊軍民之事奸民又或有潛渡犯越之患事極駭然不可不痛禁如渭原三江渡涉處則雖非大路亦不可全無許令畱置一隻而官封陸置官行過涉之外更不敢私用此外各邑各鎮一切禁斷不得畱置苟有如前漁採之弊隨現重究實爲申嚴邊禁之一端亟 命申飭

一義州國之咽喉素稱雄府財貨委積人物殷富不幸有變先被賊鋒最爲西路要衝之地而城池頽夷軍務不舉邊圉之事良可寒心茲此州者實兼牧禦之權爲任至重而近來朝家多不擇人輒作法從超躡之階平時尸居猶冀無事脫有警急其將奈何宜

自今別爲慎簡文官中以才器見稱人無論資格各別擇送間或以武臣曾經將任有地望廉聲者差遣其於修舉軍政之道庶有所益且本府白馬山城在於大路不遠之地山勢險峻眼界闊遠直瞰朔野且與沿江烽燧相望境內險隘無踰此城雖不必爲久守得力之處猶足爲士女避兵之所故兵使林慶業始爲設築意非偶然而朝家拘於約條全不修補一任其毀圯良可惜也臣於過路歷入審視則舊築城堞猶多存者城內又多石子臨急修築亦自不難宜令本府擇武士中勤實解事者定爲別將爲先守護

樹木增聚石子以爲漸次修繕之計民情亦皆如此

亟命施行

一昨年因邊倖疏請有江邊七邑試才之命實爲聳動邊民之舉而旋以年凶停止民心莫不缺望朝家旣以許施之後不可延拖以孤其望特命趁秋冬設行試取文武人才以慰邊情

講義 並錄

乙巳八月二十八日晝講入侍上講孟子穀鯨章抑王興甲兵以下新受音後侍講官金龍慶曰上章旣以心爲甚發端故此章又以快於心有問蓋齊王

有愛物之心而無仁民之心故孟子之間如此矣同
知事李緯曰若以宣王謂專無仁民之心則過矣第
其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故孟子之言
如此欲王之度之也 上曰其言好矣檢討官權禡
曰孟子一篇都是遏人欲存天理人君必以遏欲存
理爲務可也而宣王徒知闢土地朝秦楚爲務而不
知興甲兵危士臣故孟子之言如此矣 上曰其言
切實矣緯曰興甲兵危士臣實非人心之所快宣王
既不忍於穀觶之牛則豈獨無是心特爲私欲癩蔽
不之覺耳故孟子設爲此語欲爲感發本然之仁心

其至誠開導之意想見於千載之下矣 上曰其言
好矣緯曰宣王見穀觶之牛而不忍殺仁心本自藹
然至於以羊易牛則不能自解於百姓之言此心已
昏蔽矣及夫孟子開陳仁術而後於子心有戚戚是
則本心復發見矣然而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則茫
然莫之省孟子又以權度之說請王度之則似有犁
然開悟之端而至於笑而不言則其所大欲者亦自
知其歉愧而不欲言此又私心也及以吾惛請明教
我爲言則良心復發見而卒不能擴克以行王政此
一篇之中宣王之心出入昏明歷歷可見矣夫仁者

人也人君孰無仁民之心而患不能體驗如此等章不可徒以文字讀之一一反之於吾心常曰予有是心而無或如宣王之蔽痼歟勿看作告宣王之言常若親聽於孟子必以察識擴充爲務則足以保民而王亦可謂善讀孟子矣 上曰其言最善當各別體念緯曰樂歲終身飽之歲字先正臣李滉以爲非指一歲當活看爲言此有先儒定論故敢達矣 上曰然矣緯曰民以食爲天無食則何以爲生臣久在鄉閭慣見民情遇豐年則良遇荒歲則惡孟子之言信然矣此上下兩章一則昇平氣象一則衰亂境

界卽今 殿下赤子飽乎苦乎死亡乎免於死亡乎殿下悶惻之意每溢於絲綸之間其視齊王之不忍一牛者懸矣而尙不能行一善政民不蒙其澤者何也宣王有此仁心而不能擴充者其所大欲固在關土地朝秦楚而然也臣不敢知 殿下之欲在於何事耶 上曰所謂私欲者豈必如齊王興甲兵危士臣而已哉凡有一己私意皆是欲也予素乏工夫何敢望擴充之道常時行事俱未免私意今聞此語可不猛省焉緯曰擴充之本都在於 殿下一心豈可先爲退托自畫乎 上曰予非欲退托自畫未擴充

之前皆私欲故如是言之耳緯曰克得一分人欲擴
得一分天理譬則陰消則陽長矣 殿下於一念萌
處察其公私知其爲人欲也則必遏絕之彼本然之
仁心自然泉達而火燃卽此而推之足以保八域矣
朱子集註察識擴充四字最有力願 殿下就此體
驗而力行之毋令後人若今日之恨齊王也 上曰
所陳皆好可不惕念焉權禡曰發政施仁王政之所
先故 肅廟朝亦有優老之典今者 陵幸時若選
本州老人賜給食物則好矣緯曰儒臣之言固有見
而近來恩澤非不足矣若只施優老之典於楊民則

此特區區小惠何示人不廣哉今 殿下發政施仁
制其恆產使人人各知養老此爲王者博施之政也
上曰 先朝溫幸時恩典實出常格之外昨者 陵
幸招問楊民蓋爲 十二陵奉安之地責役必多故
欲知民弊而招問矣至於特施優老之典則適足以
示人不廣也楊民適見而知之矣此外不知有幾箇
可恤之人耶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然若以 陵
幸時所見只施賞典則似偏隘矣宰臣之言甚善此
是猛省處也緯曰孟子之言句句皆實五畝之桑百
畝之田雞豚狗彘等事似若尋常而爲齊梁之君各

陳者蓋實政也庠序之教與論語庶而富而教同義夫無教則雖有常產必不能養老結語中只言帛肉飢寒而不及孝悌之義者蓋包在其中矣 上曰其言好矣緯曰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王霸之分不必見於事爲只此一念之間公則王私則霸矣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具此生理自然有惻隱慈愛之心而不能擴充則便枯喪之矣 殿下不忍人之心往往發見而終未見擴充之實效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者豈獨齊王一人哉孟子一書主於遏人欲存天理而尤嚴於王霸之別矣朱子曰恐孤負此翁此翁

卽孟子也 殿下必以朱子之言服膺而存省幸甚上曰其言尤好當體念焉緯曰 殿下講後溫習之工未敢知如何而所講行數似多莫如從少讀之詳玩意味之爲得也 上曰曾在 先朝穀觥章分二而進講故今亦體此爲之矣緯曰 殿下自前所講未知何書而第聞已講論語云讀書次第必先論語次孟子自可有循序致精之效而讀書之法溫習後隨疑講確方覺有進不可草草一讀而止况此章及浩然章義理無窮尤當減其行數而熟講也 上曰經書異於看史不須多只要熟看豈非胡氏之註說

乎溫習後講論之語尤好矣參贊官洪鉉輔曰此後則若定以三十行則好矣上曰承宣之言好矣緯曰經傳之註朱子一生用工處自有無限意味此註人視之不若論語大學之註而實則不可上下若於此潛心熟玩庶可因朱子之註而知孟子之心矣上曰然矣上曰吏曹參判進來緯進伏上曰庚子冬因山時見卿於明陵日月幾何卿之髭髮已皓白矣不覺感傷卿之叔父事至今思之傷怛于心今又見卿尤爲愴然矣緯曰臣於肅廟丙申年間以承旨入對大行朝以山陵都監堂上一肅

天陞辛丑練祥時又造朝乞解銓職以軍銜入參內班而誠淺不能上格遂哭於闕外而退歸卒不得一近清光矣今於禍疊流離之餘復登天陞追念往昔不覺感淚之縱橫臣之叔父抱冤泉下久矣向賴天日下照丹書一洗哀榮備至闔門頌祝不知死所矣至若無狀賤身乃蒙記識於積歲之後愍其衰白德意丁寧揆諸涯分實有過福之懼惶恐感激益不知所達上曰向者卿之引嫌過矣學術高明予已知之矣不能早致者莫非予之誠淺今幸致之卿既是出身事君之人異乎山林高蹈之士則豈

隆者先生集卷八
可邁邁乎予必畱卿卿其出入經筵補予不逮綽曰
臣之積釁多矣人臣事君夷險燥濕義所不擇向年
均田之命不過一時往役而臣乃抵死力避自速
威譴臣既自知以私廢公決不止此一事如是而虛
糜榮祿巧占便宜又臣之所深恥惟當沒齒屏廢以
爲人臣不識分義者之戒矣且臣母五十五歲臣猥
以終養爲請 肅廟至降情理矜憐之 教今則母
年已七十矣使臣在朝供仕亦當退而乞養况已退
者其可復進乎臣之蹤迹豈敢以經筵官自處而只
爲一瞻 天顏冒昧入來今則志願滿足雖退填邱

壑亦無憾矣 上曰 先朝雖有一時警責此不過
未及洞燭卿情事豈可以此爲嫌且古人有言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卿之心事雖未及暴白於 先朝
及今殫誠補予自可爲暴白之道矣予雖誠淺終豈
捨卿乎綽曰 聖教勤懇若此益增感泣臣雖無狀
豈敢自阻於 先朝匪怒之 教哉臣罪臣實自知
聖上雖欲曲恕臣義當自廢矣孤負 恩旨大增死
罪 上曰卿之引嫌終過矣綽曰臣有向者一疏言
涉狂愚不足以概 上心乃蒙 聖度寬容過賜嘉
獎至以座右銘爲 教不獨微臣之榮 大聖人察

陶庵先生集卷八
邇之德孰不欽歎也哉臣既入瞻 天顏倍激愚衷
請更申未盡之懷臣竊觀三代之際人君有道之多
而無道之少此無他其時君臣上下所相勉戒者不
越乎畏天敬天尋常言語動必稱天朝夕只見天長
在眼前以至一動一靜一言一事常若有赫然臨之
者非僻之心自不敢萌敬畏之念自不敢息書所謂
上帝臨汝顧諟天之明命詩所謂無曰高高在上天
惟顯思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游
衍者皆此意也後世無道之君不知有此道理其不
慢天者幾希慢天而國不亡者有之乎夫人君天也

殿下東方之天也天之所以爲天只是至公無私至
誠無僞而已人君既繼天立極則事事物物莫不各
有一箇天理所以酬酢萬變者不過廓然大公物來
順應不可容一毫私智於其間矣 殿下必於一念
之頃默察其孰爲公孰爲私孰爲誠孰爲僞去其不
如天者存其如天者則是亦天而已矣天者以理言
之則道也以命於人者言之則性也其氣則又浩然
塞乎天地中庸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只曰
誠之不可掩如此蓋天人之理與氣一也所以中和
之功能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之域矣 殿下苟以體

隆慶先生集卷八
天存心則意思自然恢廓語其細密工夫則又當戒懼謹獨以致中和之極功矣夫以匹夫而致中和猶令一家有位育之驗人君獨不能然乎其位育之盛足與堯舜齊美吾東方億萬蒼生庶幾復見三代之治豈不休哉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惟 殿下懋哉懋哉 上曰其言當體念不忘矣釋曰人主一身卽 宗社臣民之所依托顧不重歟方今 儲貳蚤建大繫民心而國勢終是孤單矣 殿下上爲 宗社下爲臣民宜不敢自輕其身而竊聞卽昨以來早夜孜孜政事無一壅滯

憂勤可謂至矣然而文王之不遑暇食蓋急於惠鮮懷保咸和萬民豈區區勞弊於簿書之末哉聖人所慎者疾至列於齊戰之下其意淡切慎疾之道惟當以清心寡慾爲本朱子曰今日之事第一惟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惟 殿下戒哉戒哉 上曰其言尤好各別留意焉釋曰先正臣宋時烈當 孝廟初服陳戒以爲 殿下居喪之禮明白純粹無少瑕翳則聰明日益志氣日剛大有益於進學矣且引相在爾室不愧屋漏之詩非先正不能進此言矣臣倦倦之忠未能自己爲 殿下誦之切願淡畱 聖

意 上曰當體念焉 緯曰臣伏聞 東宮天資岐嶷
實是 宗社無疆之福 然輔翼之術 莫急於早教諭
小學始教亦先擇保母矣 雖在冲歲如宦妾之在傍
者必擇其謹良母令導以非義外而抄選端方之士
日侍講筵使相親熟而孺染 殿下又頻致座右以
小學所論陸績懷橘黃香扇枕之類 只如俗說使曉
此道理則可以感發冲年之善心矣 第 殿下或於
燕閒之際一有怠惰之氣玩好之具 東宮必視以
爲法先須表裏動靜粹然一出於正而後方可爲燕
翼之謨矣 世宗大王嘗下教曰 東宮有過實予

有過此實 祖宗明訓尤不可不體念矣 上曰更
當留意焉 緯曰臣向伏見 殿下有惜陰之 教大
禹以后人君鮮能爲此言矣 况 殿下昨經 陵幸
今又進講勤學之誠可謂至矣 但學問之道貴在知
要而立志爲先 竊聞 殿下嘗以晚學爲歎 而朱子
謂三十則從三十立脚跟四十則自四十立脚跟又
以一敬字爲填補小學之法 此 殿下所當服膺處
也 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 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
事爲皆當窮其所以然 與其所當然而惟古之聖人
能盡其性所言所行無不可爲 天下後世之大法 欲

窮其理而不即此以求之無異面墻而立此所以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也讀書之要必先去其怠惰間輟之習貪多躐等之病要令潛心玩繹意味浹洽自然心與理會欲罷不能杜預所謂怡然理順渙然冰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如是而後方可謂讀書人耳然而讀書與存心爲一事方得人君一身萬機叢集讀書之暇不多若待無事靜坐而後爲學則恐無其隙必如許衡所謂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而後無事而虛寂以養其體有事而照察以正其用 聖學腳跟於此立矣然則居敬持志又當

爲讀書之本此非臣言乃朱子之訓也所謂居敬亦無別法臣之最初所陳上帝臨汝之說亦此意也殿下不於此用力而徒以晝筵進接爲應文備數之資則是有勤學之名而無勤學之實矣願 殿下勉哉 上曰所陳之言皆切言當各別留意焉粹曰民生倒懸之意因文義陳達矣目今八路民生之有恆產者幾何山澤之利盡歸於諸宮家各衙門許多田土都爲士大夫農庄其能保守祖先以來相傳基業者百無一二何暇於仰事俯畜之樂乎况白骨隣族之弊固有紀極蕩析流散墟落蕭然扶老携幼啼哭

隋書卷八
滿路 殿下溪居九重何以盡知其情狀乎三南國
之根本而今年已剝赤地聞下直守令之言則賑廳
亦無粟可採只令守令拮据大臣又以監賑御史爲
有弊而不爲發送御史固未必有益而守令旣無拮
据之策朝廷又無監賑之舉彼嗷嗷望哺之民何所
恃而不爲離散乎自古亂亡必在於凶荒飢饉之餘
黃巾葛榮之亂亦足爲鑑不幸桴鼓一警則八域有
土崩之勢矣思之至此凜然寒心臣不敢知自上
或有別樣救濟之策乎 上曰以卽今民事言之則
岌業二字猶是歇後語也梁惠王移粟之事此特末

務而今日則末務亦不得爲之矣緯曰移粟固末務
而亦不得爲之則其將立視其死而已乎君之於民
猶父母之於子孟子亦曰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父
母之於子爲之趨利避害無不用極今有赤子飢餓
將死宛轉叫呼於其側則其父母之心何如也 殿
下苟以此爲心則當玉食而念其顛領自不忍下咽
御錦衣而念其懸鶉不自知爲煖雖九重溪窰而仁
民惠澤自可潛孚於千里蔀屋之下臣恐 殿下不
能然也 上曰予誠有是心而不能行救民之政民
誰信之予亦敢謂有是心乎緯曰 聖教誠然 殿

陶庵先生集 卷八
下有實心則必有實政而既無實政臣知 殿下之心不實也 上曰予雖有是心葑屋之下恩未及焉正猶唐德宗之事矣百姓謂有大振作之舉而徒歸文具終無實效予若有實心則決有大振作之舉而每欲設施某事而不無甲乙之論上下委靡不得振作耳人君固是民之父母而在朝之臣亦與民同胞當以救民之術輔導之矣緯曰 殿下母以唐德宗事 下教漢唐以下臣不欲聞也 上曰唐德宗猶尚如此故云耳非以德宗爲可法也緯曰小臣所望於 殿下者三代之治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文王之心視民如傷故其見於政者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不征澤梁無禁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矣今 殿下不能如文王之發政施仁者以其無如傷之心也朱子詩曰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此言尤痛切 殿下苟以此存心則不患無救民之政矣古人以國無三年之蓄謂之寒心今則國無一年之蓄矣今年三南雖大歉諸路則稍稔而人心猶遑遑若不保朝夕不幸嗣歲或值荐荒則舉國將枯涸雖欲不亡得乎今日時勢殆同亂離惟當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爲準猶可以

掇得一分 殿下其可視之以宴安無事而不思所以大警動之舉乎 殿下臨御以後無他措施自春至秋國有大論此蓋天理民彝之大者 聖心之所蔽惑惟此事爲可見故臣之前疏亦盛論矣此事苟以義理裁量則亦可一言而定而上下相持徒損國體民憂國計閣置一邊寧不慨然爲今之計惟有亟下哀痛之詔以繫八路渙散之民心內而宮中服御器用痛自剋損外而諸司冗費十分節省律貪賊革奢侈且 詔廟堂諸臣速講救民之實政使子遺之民獲蒙若保之澤千萬幸甚 上曰其言俱善燕閒

之時各別猛省焉 綽曰 聖上雖下哀痛之 教若無實惠則民亦不信之矣抑臣有所獻向者疏 批有今之彰義即古於義之 教矣於義是 孝廟私邸耶 上曰是 仁祖大王本宮矣 綽曰 聖批所引 仁祖事可見 聖意之攸存矣內司則其來已久然八路疆土盡是 殿下所有何必屬之私宮而後爲好哉如龍潛舊第猶或守護而其所屬外方折受處一切革罷以示 德意則大有光於 聖德矣 上曰其言好矣然宰臣未知此事出於昨年冬舉條中耶當初置之之意亦有所思未來之事不必明言

而後來亦不無一分除去民弊之事耳。絳曰：臣實迷甚，但知私宮之爲民弊，不知除去民弊之爲何事也。仁祖朝故事固有之，而特命革罷，豈不大慰民心乎？上曰：予非特效，仁祖故事也。絳曰：我仁廟中興聖君，豐功偉烈，可法者非一。殿下何必獨取此一事？今若革罷，則實有光於仁廟矣。然以臣齟齬一言，安可望感回天聽？况心不欲而強爲之，則雖罷私宮，其私心猶在，何益之有？殿下睿學高明，苟淡念八域，皆吾土王者無私財之義，又念財聚民散，財散民聚之訓於此，而渙然開悟，則將不待臣言。

而特命革罷矣。更願留意焉。臣又聞其宮近來復有折受處，云此何事也？豈非有損於聖德乎？上曰：折受之事，元無之矣。絳曰：若臣誤聽，則幸矣。或有之，則百姓雖無知，方在嗷嗷之中，而奪其世業，屬之私宮，其怨言何如？又將謂殿下何如也？上曰：其言尤好，更當加意焉。絳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萬民，此大公之道也。唐太宗之責龐相，壽曰：我昔爲王，爲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臣纔以殿下勿引漢唐爲請，而太宗之言猶可取也。臣聞殿

隋書外生集卷八
下於舊時春坊翊衛司僚屬多亦庇護之意此亦示人以私之一端也且以頃日掖隸事見之 殿下於近習恐不無私 恩也况闈寺之禍必至亡國試念向來尚儉事豈不大可懼哉此路一開難防毋曰吾威明足以檢制而忽之必須痛遠近習一以嚴宮禁杜私徑爲戒國家幸甚 上曰宰臣之言如此可不惕念哉第於春坊舊僚非有私之之意見其人而知其人故間有所云云矣予若有如此之意而又有如此之言則亦豈誠實乎緯曰人君規模狹小則不可以大有爲臣願 殿下勿以煦煦爲仁勿以察察爲

明開廣聰明恢拓心胷務以致廣大爲意焉臣於前疏以心之大小爲言今日陳對復以體天爲第一義者此也 上曰眷眷如此別爲體念焉緯曰人君爲治必以用賢爲務而我國專尚科目科目中人未必皆賢巖穴讀書之士致之朝端豈不大有益於治道哉漢時隱者被徵辟嘆曰後宮千數其可減乎厩馬千匹其可損乎遂不至隱者猶如此况道學自重之士乎夫使天下之士欲立於朝者都在人君爲政之如何樂善好德治教清明則賢者將于于而至况以誠禮待之焉有不至之理乎曾在 孝廟朝先正臣

宋時烈先正臣宋浚吉一時被 召羽儀王庭近來
儒者不出成一規模或有身不出戶庭而坐致台司
矣大凡待賢之道貴在誠意交孚 恩數不必過隆
爵秩不宜驟高 恩數過隆則當之者不堪爵秩驟
高則其進也愈難昔程子以布衣被召爲校書郎願
一見而後命官及充崇政殿說書則又辭曰若言可
行敢不就職儒者法門本自如此矣願 殿下凡於
徵辟之士勿虛糜以爵秩過紆以 恩數務積誠意
必期招徠使之出入經席輔導 君德則世道幸甚
上曰所陳儘好可不畱心但古人有言責人則明卿

則必欲退去而猶謂必致巖穴之士者果何如也絳
曰臣本科日常調素乏才能豈敢比擬於巖穴之賢
乎臣之必欲退歸者不過抱疾嬰釁不堪從仕只願
守得一段廉義矣絳又曰人主之職非獨治民實主
一世之師道季世君人鮮能知此道理矣近來先正
寢遠士習大壞惟逐逐於科業而曾然於經學此非
細憂賢關實國家元氣而 殿下又折辱之三百年
培養之意盡矣自今大比之外勿爲頻設科舉一以
經術導迪而後方可培植元氣丕變一世矣大司成
固當極擇久任以責其效教官之職固微末而所關

隆者先生集卷八
甚大彼童蒙之流雖似眇小他日卿相皆由此出不可不預存養正之工教官得人而後卿士子弟方可趨向銓官入對時申飭以學行之人使之各別擇選恐宜 殿下實兼君師之義故有此仰達矣 上曰予當體念焉洪鉉輔曰臣聞宰臣之言縷縷陳勉至於救民之意尤切矣必有大振作然後可以濟活民生未知以何策爲之乎 上曰宰臣之言好矣可不體念乎洪鉉輔曰似聞贊善有欲去意 殿下必以誠禮勉留何如 上曰頃於贊善入侍時以出入前席講討文義爲 教而徑以贊善之職還授故有欲

退之意此莫非予誠意未孚之致耳俄者宰臣所陳勿縻以爵秩者誠然矣洪鉉輔曰宰臣在此言之未安然宰臣之文學爲一世所推 殿下必以誠禮勉留出入講筵討論文義似好矣且史局之役無人可托今若以修史之任一委宰臣則豈有退去之義乎 上曰五載之內再遭 天崩之痛心神錯亂忘却未暇言矣承宣先爲發端吏參更爲進來 先朝實錄尙未訖工卿兼帶史局之任豈不重歟以凡人論之父兄之文字必欲纂次成集固是至情況 先朝修史之役其重何如卿若專意修史則如頃者大臣所

達以軍銜待卿卿亦無所難矣卿何以爲之耶緯曰
賤臣去就有若江海之鳧鴈而 聖教勤摯若此惶
感無地 先朝實錄汗青無期固羣下之所共憂憫
而顧念才學淺短決不敢擔當况臣退伏田廬今至
十數年今若自托於 先朝實錄之重因仍不去貪
冒榮祿則其爲去就將作何如人也實錄乃重事也
惟其體重也故必須慎擇其人以委編摩之役方可
以徵信於來世若使去就無義之人當之則安在其
重實錄之意哉 上曰卿言終爲過矣緯曰分義雖
嚴廉隅亦重臣雖被重譴不敢冒當矣洪鉉輔曰宰

臣之言出於謙慎之道矣若以誠意勉留則似無固
辭之義矣 上曰若以清顯之職待之則辭之猶或
可也許遞本職只以史局之任委之則豈可過辭乎
緯曰本職臣之虛帶已閱六朔如蒙變通誠爲大幸
而至於修史之任終不敢當矣洪鉉輔曰 殿下若
以誠禮眷遇而勉留則宰臣似不過辭矣 上曰承
旨向在玉署常陳勉戒今處銀臺又如是眷眷誠甚
嘉尚矣各別留意焉權禔曰宰臣以難進之義畢陳
矣 先朝實錄何等重大耶臣亦待罪史局郎廳詳
知史局之事矣都廳及堂上俱以本職兼帶修史纂

修之日常少矣決無訖工之望宰臣所帶本職若遞之而專委修史之任則似好矣金龍慶曰宰臣有必退之志然肅廟朝實錄史役猶不至十年矣宰臣今若許遞本職而入直史局專意纂修則數年之內可以訖工矣宣廟朝實錄癸亥後故判書李植使之專任而訖工今可法古矣上曰李植即號澤堂人耶僉曰然矣上曰實錄正如今時之遷延則豈有汗青之期乎金龍慶曰若以史局之事任之則宰臣豈有可辭之義而向者疏辭只以文字答之不爲施行故宰臣不欲留矣上曰所言當加意焉緯曰

小臣一參 練祥而來今幸一瞻 清光而退非以一言爭去就也 上曰後日當有 下教一番登對後更爲去就可也緯曰小臣欲守士夫廉隅有此退歸之志決不可仍留矣 上曰久聞其名日昨疏中警戒箴誨之語予已嘉尚矣今又親聽其言勉戒之意眷眷不已且其首段所陳之語與敬齋箴意一般非所得之淡烏能如此予決難捨卿卿於日後更爲入侍可也緯曰迂賤之言無一可取而過蒙嘉獎至此惶慙罔措臣旣一侍講筵明日退填邱壑亦無所恨使下之道亦不當以爵祿束縛之也 上曰此則

陳者先生集卷八
異於爵祿束縛者矣卿欲以軍銜處之則雖終身許
之不難矣縉曰臣之不敢仍畱之狀已悉於前惶恐
之外更無所達仍退出



